



西漢演義

七

2649  
16-9



門八  
號 2649  
卷 16-9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七

指鴻溝割地講和

却說欲願往楚講和者，乃洛陽侯公也。侯公世家洛陽，遭秦亂不生，少負豪氣。一日有隣家兄弟分家私，不相和睦，爭訟數年不決。侯公往與和解，用一篇話勸兄弟二人各相涕泣，遂議讓不爭。自此鄉人甚愛敬之。後漢王東征楚，過洛陽，同董公三老杖策見漢王，條陳國政，極切時弊。漢王甚喜，遂留帳下聽用。今見漢王欲差人往楚講和，因此上帳願為使命。張良陳平曰：「霸王性暴氣剛，人不可輕犯。賢公欲往說之，倘一言不合，恐致彼怒，太公既不得還國。」

賢公必遭其害。那時反辱君命矣。公當三思。不可造次。侯公曰。若據先生之言。霸王終不可見。太公決不可還。視某為匏瓜。亦無用矣。大王養我輩。將何濟乎。王曰。公既敢去。必濟吾事。遂修書付侯公。侯公辭王。赴楚營。來見霸王。霸王聞侯公來。知是漢王差來講和。遂命刀斧手列于兩邊。霸王仗劍坐于帳上。瞋目向外虎視。侯公自外從容而入。大笑不止。霸王大怒曰。汝為漢使來。下說詞。乃敢大笑不止者。欲尋死耶。侯公笑而言曰。陛下為萬乘之君。天下之王。威武震乎寰宇。號令布于四方。何人不畏。今見一貧寒之士。貌不及乎中人才。非逮于管毅。却乃刀手列于左右。

陛下仗劍而坐。示威于外。意欲假此以制敵國。殊不知陛下雖不示威。而何人不畏懼。若預備威令。臣反致疑。所以大笑也。霸王遂擲劍于地。喝退刀斧手。便問汝來欲何為耶。侯公曰。臣此來欲陛下罷兩國之兵。成楚漢之好。休養士卒。保國安民。非為無事而見陛下也。見今有漢王書奉大王。霸王回嗔作喜。接書展開。書曰。

漢王書奉項王麾下。邦聞天之立君。所以為民也。苟民生未遂。徒以干戈擾攘。使天下日蹈鋒鏑。而不能安其生。何足以為君。何足以為民也。邦與王爭衡數年。經七十餘戰。白骨暴野。積屍如山。有父母之心者。獨能忍乎。

今遣侯公與王講和以鴻溝爲界鴻溝之西屬漢鴻溝之東屬楚各定疆宇罷兵息爭永保富貴不失兄弟之情尚存懷王之約使百姓安于枕席吾二人亦得坐享燕樂而諸將士亦少爲寧息以安妻子勿徒爲蒼生苦也王熟思之以爲進止

霸王看罷書自思一向與漢交戰兵疲糧盡久困于此終難取勝不若從其言還兵彭城日醉王樓不亦樂乎遂召侯公曰本欲與漢王決戰以定雌雄今觀來書似亦有理也要求和平了即差人約會各立封疆與漢王俱到陣前將合同文字各收一角永爲執照汝且回去朕于明日與漢王相見後胡

曾有詩曰

虎倦龍疲百刃秋兩分天下指鴻溝項王不覺英雄挫  
欲向彭城醉玉樓

侯公辭霸王到漢營見漢王備說前事王大喜隨有楚使至約會照樣寫合同文字各一紙待兩家相見之時各傳遞收照王曰明日吾與霸王相見仍復前日兄弟之好不必陳設大兵亦不可身披甲冑煩使命再同侯公致意霸王必須將太公並家眷還國方見講和之意若太公仍在楚營恐他日復又變更似非盟好也使命曰臣就同侯公再啟奏霸王料無留太公之理王重賞來使就遣侯公復

同到楚營見霸王霸王曰侯公如何復來有何話說侯公曰漢王再三致意陛下蒙允講和深感盛德但陛下明日交遁合同之時不必身披戎服不必陳設甲兵况講和之際復前日兄弟之好正要雍容揖遜以禮相接非復前日龍爭虎戰之秋也又啟奏陛下太公呂后久質在楚今既講和須令還國使漢王父子親睦夫妻完聚此陛下推及仁愛之至使天下諸侯聞之皆以陛下不殺人之父所以廣其孝也不汚人之妻所以昭其潔也拘久而復與所以明其義也三者盡而聲名洋溢乎中國矣霸王聞侯公之言甚喜乃曰明日講和之際就將太公呂后還家汝可傳

與漢王知道侯公曰臣之命實懸于陛下<sub>一言之下</sub>臣今回營就將陛下玉音傳知漢王漢王必以陛下之言如綸如綍金石不易也倘復更變臣命休矣惟望陛下憐之霸王曰大丈夫一言既許如壁立萬仞豈有失信之意汝可速回勿多煩聒侯公辭霸王回營鍾離昧季布諫曰陛下雖當與漢講和且未可將太公還國漢王反復無信之人恐有更變則陛下無復管束矣霸王曰久拘太公在楚使諸侯聞之皆以我無破漢之策惟將太公爲質似太怯矣况一言已出豈可復回項伯曰太公在楚陛下久禁不殺足見陛下之仁今若釋放漢王深感陛下之恩自無更變

之理。霸王曰：卿言是也。次日霸王命文武將士各穿常服，列于兩邊。太公、呂后俱隨馬後。漢王亦無甲兵，惟文武將士相隨而行。二王各對面行禮畢，就將手字合同兩相傳遞。霸王曰：自今與王各分疆界，無相爭奪。朕將解而東歸矣。就命左右引太公、呂后交付與漢王收領。漢王見太公、呂后過來，即趨近前迎接過漢營，仍拜謝霸王曰：太公在，大王麾下，久蒙恩養，深荷至德。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二王各辭回營。霸王收兵東歸，漢王亦欲收兵西行。張良急來諫曰：大王數年苦戰，諸將士在外日久，從大王游者俱所謂傷者氣象，從氣象耳。其意安在？不知楚當終要指望東歸以光故土。今大王一旦與楚講和，又復西行，吾吹不必漢先員約，良何見之不早耶

人人皆思父母妻子，必相逃回。大王孤立于此，誰與守天？下乎！況今太公、王后俱已還國，兵勢大振，四方從風，其成敗勝負之權實在大王。若今兩分天下，權各有歸，又不知孰為君，孰為臣，使天下諸侯無所專主，禮樂征伐不統於一人，豈是帝王混一之治？臣嘗聞古人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漢已得天下，十有其八矣，不即勦滅，却使項王解而東歸，倘養成銳氣，兵馬復振，大王獨能安處西土乎？所謂養虎遺患，終成大害。王當熟計，不可失也。王曰：鴻溝之約，已有盟誓，今若變更，不足以取信于天下也。良曰：拘小信而失大義，明智者不為也。昔湯武之得天下，若拘君臣

之迹則桀紂不當誅天下終不可得也王今以盟誓自拘倘洪基爲項王所得大王徒苦半生臣雖勞亦無益矣陳平陸賈隨何諸謀士皆曰子房之言極爲有理臣等隨大王勞苦奔走數年者願大王一統疆宇爲四海之主使天下諸侯北面朝王臣等亦得仰觀混背約或速一之治而爲盛世之臣也豈不美哉於是漢王從其言遂與楚背約復整兵馬要與楚決戰後史官有詩曰

鴻溝割地罷紛爭楚漢東西約已成養虎一言終累德張良何事大無情

又嘗評張良始終皆是爲韓報讐言不計其他殊不知天

下終是漢所得若是當時不與楚講和少遲數月垓下之敗楚亦難免今旣講和會盟已定豈可變更須待楚自敗而漢取之庶不失大義此張良雖有儒者氣象而有此謀終始有戰國縱橫氣習程子所以不取也

不說漢王復整兵馬與楚背約却說霸王歸到彭城筵宴羣臣終日與虞姬登樓歡飲分付諸將各回宅安息遂宴然以爲無事周蘭上疏諫曰

自古聖帝明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當無事之時未嘗廢弛武備况今漢王劉邦新結盟好心志未定謀臣詭詐事多變更陛下尤當整飭兵馬訓練甲士日修文

德閒習武備精選智謀勇敢之士賢明練達之木以充將佐之用吐薪嘗膽恒如會稽起兵之時戰驚惕厲以戒不虞縱使外侮有變陛下號令一行則攻無不勝戰無不克威武可以制服乎天下又何外患之足慮哉若今苟安於一隅而畧不爲備倘劉邦精得漢家行止聽謀臣變更之議復鼓而東陛下何以禦之臣猥有所見實本愚忠惟賜采納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霸王覽疏沉吟半晌召周蘭近前曰劉邦既定盟約豈有更變之理卿慮似太過又召鍾離昧等曰周蘭上疏勸朕勿廢武事意恐漢王有變汝等可照常訓練二軍以防漢

兵鍾離昧領旨操練人馬未及半月早有滎陽人來傳說漢王屯兵固陵調取各處兵馬要與楚決戰不遵盟約前日講和之意止爲誘取太公呂后之計非是真與楚兩分天下也霸王聞知大怒曰劉邦村夫乃敢欺侮朕躬如此前日周蘭之言真有所見就召諸將即欲起兵復與漢決戰季布諫曰不可傳來之言未爲實的陛下只可整點三軍預備出戰不可先動若陛下先起人馬是我先自背約其屈在我必待漢王動兵是漢王違約背楚其屈在漢陛下却聲其罪而伐之則師出有名戰無不勝矣霸王從其言遂整點人馬預備漢兵不題却說漢王與良平諸謀士



計議今欲與楚背約但前日講和之後韓信等各處人馬俱已發回今復調取似又反復輕率恐諸侯難以準信爲之奈何張良曰大王且一邊差人下書與楚背約一邊差人調取各處人馬待楚兵將到那時各路人馬亦可陸續到來就說前日與楚講和實爲取太公呂后之計今太公呂后已還國豈可縱楚坐享東土而不爲混一之治乎大王檄文到日料諸侯決來却與楚會兵且此一隙可以破楚矣漢王從其言卽命陸賈修書差人行彭城約楚會兵以決勝負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喜用詐而子房實成之○看起來漢王若當鴻門會宴之日必殺項王矣

### 會固陵楚漢交兵

却說陸賈修書畢卽欲往楚投下漢王曰不可項王性暴見我背約豈肯優容汝若往必遭害矣賈曰憑臣三寸舌料見項王一言之間定交他起兵前來臣亦無事良平曰非陸大夫不可遣也漢王遂遣陸賈爲使賈辭漢王一日到彭城傳報漢使入見霸王霸王曰陸大夫來有何講說賈曰前日漢王智賺太公還國詐與陛下講和今復更變仍與陛下固陵會兵羣臣苦諫不聽遣臣爲使臣思陛下

威武重于天下，誰人不知。今得東西爲界于漢，是矣。漢王不自知足，又欲變更，與陛下會兵，遣臣爲使。臣知陛下天顏咫尺，不敢冒干，不得已而馳書上見霸王曰：「朕一向知劉邦背約不待汝來，亦欲與彼會戰。」陸賈即將書呈上，霸王看書書曰：

漢王劉邦書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呂后在楚亦承優養，但久羈不令還國，臨陣又置于俎上，蓄恨懷怒，非止一日。欲舉兵極力征討，又恐投鼠傷器，盼前顧後，待此兩難不得已以講和分界，實乃爲太公呂后歸漢計耳。蓋人子爲親無所不至，雖捐軀亦所不恤，况用智乎。所謂

利以惑愚，詐以蹈貪，成吞釣之謀，濟引獵之計。王乃不悟，遂以爲然。今太公呂后俱已還國，無所管轄，大張旗鼓與王會兵。固陵王如不懼，速起兵前來決戰，勿違霸王看罷書大怒，遂將書扯破，大罵曰：「劉邦反復小人，將太公哄誘還國，却乃負盟背約，欲與我決戰。想我自會稽起兵，身經二百餘戰，所向無敵，天下諸侯莫不帖首歸服。今劉邦匹夫暫時得志，便敢欺侮，爾可速回分付劉邦洗頸，伺吾決戰，不殺此匹夫誓不頒師。」陸賈拜辭霸王回固陵見漢王，備說霸王甚怒，定要起兵前來。想目下到固陵，王當預備速催韓信、英布、彭越前來合兵會戰。王聞賈言，

甚憂召良平議曰戰書雖下霸王決來韓信又不見到爲  
之柰何良平曰大王兵馬頗多且分撥諸將預備與楚交  
戰再差人催賡韓信諸將作急前來接應料亦無事數日  
後有探聽小校飛報霸王統兵三十萬出徐州長驅而來  
一路郡縣官吏逃避人遭兵戈之苦踏踐田禾民不安生  
後史官歎楚漢交兵之時民無定業終日急急忙忙再無  
寧歲較之太平之民安居樂業何等快活因作詩以咏之  
其詩曰

太平時節醉高歌風日晴和車馬多  
綠柳浮烟笙管沸  
明花凝露燕鷺過不聞野外將刁斗  
祇見樓前列綺羅

回視交兵當楚漢眼前何日不干戈

霸王人馬到固陵三十里安下營寨探馬報入漢營漢王  
曰霸王人馬初到鋒芒正盛未可交兵少待數日看聲勢  
如何那時出戰不遲陳平曰大王所見甚當且多栽鹿角  
嚴立烽火差人四面巡哨一連十餘日不與楚交兵霸王  
曰漢王既差人下戰書今到固陵却又堅壁不出者何也  
季布鍾離昧曰此必漢王鈍兵之計意欲待陛下兵疲那  
時方與交戰周蘭曰不然陛下遠來利在速戰漢兵任扎  
干此利在觀望又况韓信人馬未到故此延遲以挫楚兵  
銳氣陛下明日當鼓譟與漢交兵不可任彼遷延霸王曰

周蘭之言是也。次日霸王嚴整隊伍，多張旗幟，金鼓大作，殺奔漢營。漢王急遣王陵、樊噲、灌嬰、盧縮四將出馬，與楚交戰。霸王親臨陣前，要漢王出馬答話。四將曰：「漢王遣我四將立擒大王，置于俎上，以報前日欲烹太公之意。」霸王大怒，舉鎗直取四將。四將各舉兵器交還，戰三十回合。四將抵當不住，退下陣來。不等霸王追趕，漢陣上靳歙、周昌、高起、呂馬通等十餘員齊出接霸王交戰。楚陣上有鍾離昧、季布、桓楚、虞子期亦各持兵器協力助攻。兩邊金鼓震天，直殺到日西。楚營中一聲砲響，周蘭率領一校人馬擁出，沖殺過漢營來。漢陣上諸將被周蘭人馬沖殺來，四散

奔走。霸王精神倍加，盡力追殺漢兵。漢王在扎不定，急來同眾將向西逃避。楚兵追至固陵城下，漢兵進城，四門緊閉。霸王分付無窮二字刻極：「今番不可放過，務要攻破固陵，擒拏漢王，以雪此無窮之恨。」諸將曰：「陛下從早攻殺一日，況今天晚且暫扎營屯，任人馬安歇一夜，明日務要齊心協力攻打。」料此孤城，比成臯、滎陽不同。三日決可打開。霸王曰：「今晚安營，各要醒睡，須防劫寨。」諸將曰：「陛下聖見極明，眾將安營已定，不題。」却說漢王進城，與良平諸將計議。固陵城小，難以久持。楚兵勢重，一時打開玉石不辨。爾等有何妙策？張良陳平曰：「此城孤小，實難堅守。乘今晚楚營未定，况一日

苦戰三軍疲乏，可差人上城，四望看那門軍少，先着數健將冲殺開大路，再着數大將斷後。大王當趨成臯，以避其鋒。料楚兵夜晚，決不敢遠追。漢王曰：「事在危急，不可遲緩。」就傳令着諸將同大小三軍預備出城。先令小校看那門軍少，小校看畢，回說：「北門軍少，路徑又大，可以殺出。」漢王命樊噲、周勃、柴武、靳歙四將領精兵開放北門，先冲殺出去。隨後漢王同大小將士接續攻殺楚營中。桓楚巡哨當此夜黑之時，三軍一日疲乏，又無準備，人馬又不多，如何抵當？及各門知覺，調轉救應。漢兵已冲殺出來，鍾離昧急奏霸王曰：「夜黑之際，恐防埋伏，不可四散追趕，不若且守。」

不追亦是

營寨任他逃走，待天明之時，再作區處。霸王傳令不可四散追趕，以此漢兵得以盡力遠遁，行入十里，天色方明。良平曰：「三軍雖是辛苦，不可停住，當極力前奔。」漢王曰：「楚兵隨後復到，成臯仍四面圍困，一時救兵不到，又何以禦之？」張良曰：「大王到成臯，不消三日，楚兵決退。」漢王曰：「先生有何奇策，使楚兵不戰自退？」良曰：「楚兵每戰不能久持者，以糧餉不便，又得彭越常絕楚糧道，以此不得取勝。臣見楚兵圍困固陵，恐久而必破。前日與楚交兵之時，密令張倉此等嘉計，真是神出鬼沒，乃所以爲子房與滅茶領精兵五千，乘亂暗從小路前繞到楚積糧之處，夜晚劫燒積聚，以絕楚糧食。臣料楚兵到成臯，或後邊軍糧

不接，決然回兵。大王可急走，以防追襲。于是漢王傳令，着三軍一晝夜行三百里，數日可到成臯。却說霸王分付諸將，乘漢王敗走，當極力追趕。縱使到成臯，亦攻打可破。諸將得令，統領三軍追趕漢兵，不題。却說漢王到成臯，大兵進城二日，楚兵隨後亦到，將成臯圍了。催饋三軍攻打甚急。正在將破之時，只見季布、鍾離昧急來奏霸王曰：「見今軍中缺食，今早有人飛報柳村所積軍糧，盡被漢兵劫燒盡絕。又聞韓信人馬將到，陛下若不乘此回兵，倘韓信攻其外，漢王攻其內，楚兵又缺軍糧，決難支持。」霸王曰：「朕常憂楚糧不給，今被燒絕，軍中乏食，豈能持久？不若傳令且

回軍，仍着桓楚、虞子期斷後，以防追襲。當日大小三軍正憂無糧，聞傳說回軍，即時人馬如風捲雲，退不消半日。大軍盡數退回桓楚、虞子期斷後，徐徐照次東行，隊伍亦不錯亂。漢兵在城上巡哨，見楚兵退回，急來報知漢王。漢王曰：「不出子房之見，楚兵果退回矣。此必張倉等燒絕糧道，以此楚兵退回。此時可命大將追趕。」陳平曰：「不可。楚兵退去，必有強將斷後，倘我兵追襲，恐彼截殺。及中其計，况楚兵非戰敗而回，不過因缺食徐徐退去。三軍亦不驚懼，豈可追趕？」漢王曰：「平言是也。」於是楚兵退去，漢兵亦不追趕。霸王大兵回到彭城，追問看守軍糧之人，不行用心防守。

以致漢兵燒毀將爲首者梟首示衆自此重整兵馬預備出敵且說漢王駐兵成臯召良平計議曰韓信英布彭越三將屢召不至柰何張良曰韓信雖封爲王而未有分地彭越累建大功亦無封爵之賞英布背楚投漢以來未加優禮况三人見利忘義貪而自矜苟隆爵殊恩裂土封賞使各有郡邑所轄彼皆爭相用力自爲之戰王命一臨即趨而來孰有不奉命者哉漢王曰先生之言洞見三人肺腑就煩先生持符檄三道加封韓信爲三齊王臨菑一帶郡邑皆屬統理凡一應租稅錢糧等項悉供齊王支用正所謂分地定制各植界限英布加封淮南王凡淮南所產之物悉爲英布供給之費彭越封爲大梁王凡梁地所出皆爲彭越收管支用檄文已寫就交付與張良佩而行之張良辭漢王徑往三處分封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漢王原該檄至韓信兵然後交戰不宜如此之驟

張良會諸侯伐楚

却說張良領漢王符檄先到齊國傳報與韓信信即請良入內相見畢復邀至便殿與良分賓主之禮良曰今非昔比元帥爲一國之主坐鎮七十餘城豈可分賓主而坐韓信笑曰信非先生何以至此况先生當賓師之位信當以

師禮事之可也。豈敢以王爵相尚哉。張良遂將漢王符檄與信開讀。信謝恩畢。筵宴款待張良。良曰。目今霸王勢孤。力弱。主上已悔鴻溝之約。與楚交兵。燒絕糧道。項王逃回彭城。命良分地以給元帥。元帥當急早會兵破楚。以定干戈。元帥亦得坐享王封。收萬世之功。立子孫之業。圖畫廟廊。爲開國元勳。豈不美哉。若楚漢未定。元帥亦不得自安。雖居齊地。而懸于二王之間。終無定止。想高明必有灼見。信曰。前日廣武會兵。楚將破矣。主上乃欲太公還國。遂與楚請和。兩分天下。使信等未有分地。因此鬱鬱不樂。今聞先生之言。實切心脈。指日就起兵。務要滅楚。以成一統之

業。使主上坐中國。撫四夷。登大寶。而朝諸侯。乃信之素志。非徒爲口說也。張良起謝曰。元帥若有此心。乃社稷之福也。元帥正當承此時。急早起兵。與漢王約會伐楚。良亦驛張、良、亦、勞、甚元帥往英布彭越二處調兵協助。元帥信大喜曰。信目今就起兵。前赴成臯。料先生回時。信操練人馬已完備矣。張良辭信到淮南。見英布。布接良入內。相見甚喜。良將漢王符檄開讀。加封英布爲淮南王。自九江迤南一帶。俱屬英布收管。布向西行。君臣之禮。謝恩畢。款待張良。良曰。將軍裂土爲王。人臣之位極矣。但項王未滅。將軍之心。終有未安。蓋項王實將軍讐人。讐人尚在此。位能保其無虞乎。卽



今韓元帥大兵已赴成臯將軍當急領三軍協助早奏功績將軍得以同享富貴真烈丈夫之所爲也英布大喜就領命點關人馬起身前赴成臯去訖張良同從人向大梁來見彭越一日到大梁彭越正與客飲酒聞張良至急整衣出迎請入內相見禮畢張良將漢王檄文並封梁王詔書付彭越越接書命左右設香案開讀詔曰

分茅胙土所以爲建國之典錫予蕃庶用以報康侯之功爾魏相國彭越屢撓楚後絕其糧道不避矢石爲漢立功久在梁地未有分土茲封爾爲大梁王凡五十郡城皆爾統理尊以王爵隆以厚祿子孫世蔭萬年永懷

爾其益勵初心勿違所命

彭越讀罷詔書叩首謝恩心下十分歡悅遂分付設筵宴款待張良良曰將軍累建大功王上久未耐報欲差他人賫詔恐未的確特差某親來封拜就命將軍急早整點本部人馬前赴成臯會齊一同韓元帥伐楚不可遲悞某亦不敢久住就欲辭回彭越再三苦留少住數日張良因出城信步觀看大梁風景鎖天之中區控地之四鄙岡阜繚繞龍盤虎伏渴河限其北清洛貫其內提封萬井都會四達爲九州之咽喉實中夏之闔域六街三市人烟輻輳張良遊玩不盡因歎霸王不都咸陽而都彭城不守大梁而

西漢書 卷之七  
守徐州不取敖倉之粟而使楚軍乏糧此天下之所以失也後人曾有詩咏項王不能擇地建都所以不知形勢之盛其詩曰

西秦梁魏帝王都沃野千封入畫圖堪歎項王知識淺  
抵于楚地戀膏腴

張良住數日辭彭越回成臯不題却說韓信接檄文傳報各郡縣即擇日起兵赴成臯有蒯徹一向佯狂在外通不來見韓信適聞信將起兵赴成臯遂急趨到府前令左右通報與韓信信即召入相見信曰先生久不相見因前日不聽教言遂爾見絕今復來見必有高論徹曰某受足下

知遇之恩不忍足下蹈無涯之禍以此不避愧赧復來相

見想足下亦不見責信曰何為無涯之禍徹曰足下駐兵

于此漢王被楚圍困固陵累次召取乃抗拒不行救援因

無法驅使不得已遣張良賁檄文加封足下為三齊王就

以分地與之此乃利以啗之使足下自為戰也非為足下

有功之甚而加以不次之賞實欲足下破楚以圖天下吾

知天下平豈容足下高拱王位晏然以享太平之樂乎必

逞思足下累次抗挾之讐又恐足下復起圖王之志決設

計以害足下除心腹之患而為子孫無疆之謀也不若今

日乘此二王困敝之時足下獨占齊境二分天下鼎足而

立可以永保無事若仍前不聽臣言破楚之後必遭無涯  
之禍足下當熟思之信曰張良親來召我已向許起兵破  
楚若今不往一則抗違君命二則食言賣友三則受恩負  
德縱得齊國天下諸侯非議他日何面目以見漢王乎先  
生之言雖為明掩而信之心實不忍背漢也徹曰足下不  
聽臣言他日被害之時尚有後悔也韓信拂袖而入遂令  
人將蒯徹扶出蒯徹復佯狂如病行走市上因而作歌以  
歎之歌曰

隆準遭困兮公罔救加以厚封兮乃出師楚若存兮公  
勢重羽若亡兮公必夷李斯東門兮思黃犬大酈生被烹

兮念酒卮臨危思安兮悔已晚遇難始悟兮意已遲何  
如據齊土登高而視卑成敗可立見漁人收兩持功成  
一翻手何乃不自為捨此萬世業冒彼湯火危吾言本  
金石奈何不三思佯狂以自廢恐為涅所緇我歌君且  
聽不聽吾何之放蕩南海上遠害全鬚眉

蒯徹行歌于市左右有聞之者傳報與韓信信笑曰不過  
前日所常談也又何聽焉遂發號起兵不日到成臯朝見  
漢王復又謝加封分地之恩隨安營操練人馬仍掛元帥  
印不題却說張良辭彭越起身之時又再三囑之曰將軍  
可作速起兵一同韓元帥破楚不可有悞彭越慨然應允

良遂回成臯見漢王，備道前事。王曰：「若非先生此行，三將恐難賓服。」良曰：「非臣之力，乃大王威德所及，彼自順從也。」張良又聞韓信已到，十餘日甚喜。不旬日內，英布、彭越前後亦陸續俱到，朝見謝恩。漢王用好言撫恤，着令隨處各安下營寨，總聽韓元帥節制。此時各處諸侯亦依期前來約會，自成臯、滎陽一路相連數百里，皆是漢兵。韓信查點燕王兵十五萬，英布兵五萬，彭越兵五萬，兩魏兵二十萬，蕭何兵十五萬，臧荼兵三萬，韓王兵三萬，洛陽兵五萬，三秦兵六萬，漢王原領大兵二十萬。韓信原統齊兵十五萬，總會兵一百萬有餘。諸名將如英布、彭越、樊噲、周勃、王

陵等八百餘員，左右輔弼大臣並各謀士五十餘員。韓信總攬各路諸侯，並文武將士及大小三軍，造成文冊一本，啟奏漢王。王見此數目，心下甚喜，遂命蕭何、陳平、夏侯嬰將厥倉之粟並三秦所運糧米給散與三軍支用。其中有隨營病故陣亡者，給與賞賜棺木埋葬，仍許子孫世蔭受賞。三軍蒙此恩澤，莫不歡欣踴躍。此是漢王美政綱目大書，以與之見漢之所以興也。後史官有詩曰：

百萬貔貅似虎狼，漢高一念布春陽。  
養生送死存餘澤，國祚綿延帝業長。

漢王整點大兵已畢，召韓信計議曰：「即今人馬俱已齊備，

元帥有何方畧信曰人馬雖整尚未分派諸將部領各占方向臣須照諸將項下該領多少人馬占定何處方向作何應敵一一調遣停當那時方請主上車駕啟行玉曰還是着人下書誘項王親來以逸待勞可獲全勝信曰項王累次遠來糧饋不便以致取敗今聞諸侯大兵在此豈肯親來不若主上親往離彭城百里外安營誘項王提兵前來臣將操練過人馬布成陣勢使項王此來無復再往之理王問信言大喜韓信遂領諸將并大小三軍聽候征進未知如何布陣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心在漢韓信卽背之終不能自立此時默有造化文通何不憚煩真不揣天心而徒測人事者

漢王大兵出成臯

却說漢兵一百萬雖各諸侯部領皆是韓信約束隊伍不亂旗幟嚴整坐作進退各有法則漢王遣張良賞賜羊酒犒勞韓信拜領張良因便問曰元帥人馬調度齊備目今卽可興師尚不進發何也信曰行師須卜吉地然後可以屯兵連日差人踏勘陽武一路前至徐州未有害地惟九里山之南有垓下高嶺峻嶺前有掩伏後有遮蔽漢王生旺之地項王敗亡之所此處極好屯兵差人探看尚未

回復待有的實方好進發。良曰：某夜觀乾象，漢運甚盛，五星倍加，明朗紫微星與列宿更光耀，正應主上當成大業。鴻基綿遠，非近代可比。元帥可早建奇功，以安天下，使百姓解倒懸之苦。某等亦得攀龍附鳳，風雲幸際也。信曰：大兵在此，豈可久住？只待差人回話，便請主上啟行。張良辭信出營，將信言回復漢王，不題。却說霸王早有細作報入彭城，說漢王會天下諸侯總精兵一百萬自滎陽至成皋，相連入百里，前後屯兵二百處。夜則火光照天，書則旌旗蔽日，聲勢與往日不同。韓信終日調度操演，陳留廩倉之處運糧不絕。聞說指日進發，從陽武大路而來，要在徐州

駐兵與陛下對敵。霸王問差人之言，尋思當日范增曾說漢王志不在小，後日必成大事，勸我鴻門殺之，以除大患。不想今日果成此大害，急召項伯、項莊、鍾離昧、季布、周蘭等計議。漢王今起大兵與朕對敵，奈楚兵止三十萬，各處人馬俱未到，卽欲與戰，恐不能取勝。衆將曰：江東乃陛下起兵之處，人心沾化日久，可差人自會稽以南調取精兵數萬。舒六等處見今周殷鎮守，一向陛下親征，周殷累次不來協助，可差人問罪，就着彼待罪統領本部人馬前來約會破漢。如臨近郡縣急行檄文調取民兵，可得數萬。霸王曰：周殷久在舒六，聞說與英布甚相得，今英布降漢，惟

殷獨存狼子野心終非籠中物也不若賺來殺之以除目

云云

前之患項伯曰陛下之言極當於是差千戶李寧賈檄文

二道取周殷調吳兵疾去早回李寧一日到舒六見周殷

即將檄文付殷殷開讀檄文曰

周殷久守舒六兵馬想已精練目今漢兵與楚會戰差

千戶李寧檄取爾星夜前來會兵與漢交戰不可如前

徵取不至以蹈防風後來之咎實取罪戾非假空言須

檄

周殷看罷檄文自思霸王勢已孤弱性又暴橫我若復去

必遭誅戮不若因而起兵獨占舒六坐觀勝負待漢王破

楚之後則會英布降漢不失封侯之貴乃謂李寧曰舒六

多盜賊我今在此鎮守一時不可暫離汝且回去待平賊

之後方可動身李寧曰事有緩急舒六雖有盜賊不過一

時之患見今楚漢交兵事在危急將軍不作速往救乃以

舒六為重耶周殷曰在汝以彼為重在我惟知此地為急

霸王不聽亞父之言輕信反間多生疑忌置我於此地我

正借此為養老計耳豈可暫離李寧知周殷心志已變不

敢再言遂辭殷過江一日到會稽會稽太守吳丹接檄文

開讀畢知霸王調取吳兵約會與漢交戰隨召左右計議

轉行吳下諸侯調取人馬旬日內共起兵八萬會副將鄭

亭管領同于尸李寧赴彭城見霸王具說周殷抗拒不行起兵止到會稽及各郡縣共會兵八萬前來復命霸王聞說周殷無狀甚怒就要起兵先殺周殷以檄韓信然後破漢項伯曰周殷乃疥癬之疾何足爲慮漢王乃心腹大患陛下當急早發兵征進豈可自緩霸王從伯之言整點三軍並臨近人馬俱已會齊共大兵五十萬預備與漢交兵却說韓信差人踏看九里山地方其人寫就圖本呈與韓信觀看信看畢甚喜略請李左車商議曰九里山乃天生一戰場左山陵右川澤前有照應後有隱伏調兵遣將最好布置但不知霸王何以賺到此地先生必有妙策請與

謀之左車曰霸王雖欲起兵進發左右謀臣必有阻之者彼若深溝高壘坐守不戰我兵勢重費用不貲豈能久住彼却乘其敝而與之戰我兵必敗爲今之計須用一人詐降投入楚營假作鄉導左車之言自是詳中惑其心利而誘之而霸王爲人易于信讒輕于左導起兵一來必入陷穽若霸王此來決不出元帥之計破楚之功在此一舉韓信大喜曰詐降之人非先生不可先生原趙臣素有重望若肯善爲一言彼必聽信霸王倘中計而來吾戰必勝先生之功不小矣左車曰某久在帳下深蒙知遇之德圖報無由若賜差遣依命就行但元帥今當早發大兵某到彼用數句言語管交



霸王投九里山而來助元帥成破楚之功也左車遂辭韓亦、一、難、事、信帶領原舊趙國數從人徑往彭城來先到客店安歇次日早起到大司馬府見項伯門吏具說某乃舊趙國廣武君李左車投見老大王一面門吏入內稟復項伯伯思李左車乃趙謀士今來相見有何話說遂令左右請相見左車與伯相見行禮畢伯曰聞賢公在齊與韓信為幕客今何下顧左車曰趙王不聽臣言遂命陳餘與信交兵被韓信背水陣破趙斬陳餘於泜水臣無處棲身一向在韓信帳下為謀士豈料韓信因漢王封為齊王妄自尊大凡有籌畫皆自決斷在帳下者言不聽計不從進退者十常八

九臣聞楚王見今起兵與漢交戰願投麾下早晚或有何計議臣雖不才圖效犬馬料韓信之謀不出臣之机括也伯曰兩國交兵之際詐謀奇計甚多自、然、要、局、恐先生此來或許降以探楚之虛實不敢信也左車曰大王誤矣臣不過一謀士又不能披堅執銳冲鋒破敵惟在左右為大王畫計耳聽與不聽在大王楚之虛實韓信時常有人探聽不待臣詐降而後知大王若疑臣是臣誤投其主為不明也一身飄蕩無依為不智也不若死大王之前以絕其望遂拔左右所佩劍欲自刎項伯急抱住使、項、伯、不、抱、將、如、之、何、負罪曰是某當此擾攘之時先生從漢營而來安得不疑先生亦不可深怪但其語

言粗率似非待賢之禮幸望恕罪恕罪即請左車入坐相  
 與款飲留宿一夜次日引左車朝見霸王備說左車投降  
 之意霸王曰朕左右正少一謀士得左車歸降適合朕心  
 隨命左車入見霸王曰朕素聞廣武君之名當時尚欲趙  
 國取來為朕畫謀今日得侍朕前足有裨益左車曰臣在  
 趙趙王不能用臣臣遂為韓信謀士韓信又不用一身無  
 依四海無家特來投陛下如嬰見望父母也陛下如留臣  
 臣竭盡駑駘為陛下效死陛下若疑臣不用臣將蹈東海  
 而死亦不欲為天下棄人也霸王曰汝既實心歸我當朝  
 夕奉侍左右吾將與子有所謀焉自此項王留左車為謀  
之所并自然受彼寵綵了

士又見左車語言出眾容貌動人霸王甚喜遂居然不疑  
 矣且說漢王屯兵日久召韓信商議曰大兵屯住日久恐  
 糧食不給此時正好出師未知元帥以為如何信曰連日  
 人馬調度齊備目今就請車駕啟行漢王曰大兵雖陸續  
 進發但前驅必須精選兩員大將為先鋒此條最要度仰體寡人之  
 意又不可騷擾居民今預先曉諭前路郡縣凡有順心投  
 降者即便安撫存恤使仍舊在彼管理地方秋毫無得干  
 犯如此方是良將不知元帥帳下有此等人否信曰臣前  
 破趙之時在彼住扎人馬因招集四方敢勇之士臣得兩  
 員大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一向調用甚得其力且為人

忠直行事安靜若命爲先鋒足能與主上建功王卽召二將相見二將到帳下行禮畢立于王前王看二將身材凜凜相貌堂堂便問將軍鄉貫姓名二將曰臣等自幼不務恒產惟好弓馬因秦亂埋名于太山登雲嶺聞韓元帥招納四方壯士臣願投了帳下臣一人姓孔名熙一人姓陳名賀孔熙先祖原蓼縣人陳賀先祖費縣人後移居東齊遂家焉王大喜卽封孔熙爲蓼侯封陳賀爲費侯命摠領精兵三萬爲前路先鋒二將叩頭謝恩畢就領兵先行隨後漢王大兵出成臯相連數百里人馬接續不斷端的百姓安堵如故秋毫不犯所謂王者之師也但不知此行與楚交兵未審勝負如何

總評

漢王以安撫百姓爲主便副當時之望

周蘭諫霸王出師

大漢五年秋八月日漢王大兵出成臯韓信爲大元帥統領諸將進發一路孔熙陳賀爲先鋒秋毫不犯所到郡縣望風歸服二將着令照舊管理地方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大兵不覺早到九里山相連數百里各立營寨孔熙陳賀就朝見漢王且說仗大王威德一路不動聲色郡縣望風歸降王賞勞二將就令左右安兩營守護大營命蕭

何催饋糧儲以供軍需又差兩起細作探聽彭城消息有  
信急早來報好作準備漢王行師如此周悉可謂師出以  
律好謀而成者也後史官有詩以讚之詩曰

百萬雄兵人會該旌旗東指蕩塵埃秋毫無犯民安堵  
盡備壺漿導引來

却說漢王大兵到九里山先于沛郡屯住人馬沛郡城內  
有一樵樓甚高大韓信傳令樵樓上懸一箇大牌牌上書  
八句詩詩曰

信義會諸侯平將無道收人心詩固不常正使項羽觀一看咸背楚天意屬炎劉指

日亡垓下臨時喪沛樓劍光生烈燄賊斬項王頭

不說漢王屯兵于此早有彭城細作打聽漢王屯兵于沛  
郡星夜報與霸王就將此詩抄寫密密呈遞與霸王霸王  
看罷詩一手扯碎望西指而大罵以吾不殺此勝夫誓不  
頒師便要分付三軍尅日就起兵季布周蘭諫曰不可此  
韓信誘軍之計恐陛下按兵不行故設此牌使人傳報以  
激陛下動怒若一起兵必中奸計霸王曰朕縱橫天下未  
嘗受一日之辱今被此勝夫屢次穢言若按兵不動使諸  
侯聞之豈不耻笑急欲傳旨起兵周蘭復又諫曰漢兵勢  
重又兼韓信詭計甚多陛下不可輕敵以臣愚見只可深  
溝高壘勿與之戰發檄文調各處人馬前來救援仍差人

過江借會稽各郡縣糧米以爲軍需與彼相持日久彼軍  
此說還具決疲乏供給不便那時陛下以逸待勞鼓兵而西一戰可  
勝使韓信無以用其謀張良無以筭其策漢兵四散奔潰  
楚兵相襲于後滎陽成臯唾手可得也若陛下不依臣言  
空壁而往寡不可以敵衆倘戰有不勝陛下將何以適從  
乎霸王沉吟不決遂回宮見虞姬姬曰連日聞漢兵將近  
陛下何以禦之霸王將周蘭之言訴說一遍姬曰周蘭之  
言極爲有理如陛下從其謀社稷可保無事不然恐難取  
勝彭城亦不可守陛下當思之霸王曰明日再與群臣計  
議

後史官評之曰此霸王無決斷處所以取敗也故居上  
莫患于無斷無斷則不能以運謀而致勝

次日霸王會羣臣復議之曰周蘭勸朕勿與漢戰此議何  
如李左車曰陛下如不親往漢兵知楚怯也決進攻彭城  
彭城倘不能守陛下將何往乎爲今之計陛下統兵急與  
之戰如勝則漢必走矣如不勝歸守彭城以爲根本調取  
各處人馬救援亦可接次而來又兼漢兵久住自疲我兵  
乘其敝而攻之漢兵決敗陛下捨此必勝之策而欲從群  
臣守株之計不亦悞乎霸王曰左車之言正合吾意遂傳  
令起兵急往沛郡進發方出城忽大風驟起將中軍寶蓋

旗折為兩段不南之光三軍盡吃一驚霸王所乘烏錐馬行至玉樓橋下大嘶數聲周蘭項伯見霸王此行各相議曰大旗被折龍馬長嘶此非吉兆何不扣馬以止前進又着虞子期于後車急奏虞后勸止進兵且說霸王行到十里西關只見項伯周蘭等大小文武眾臣俱在駐節亭請霸王暫且少憩眾臣肘膝近前啟奏曰陛下方山城大旗折倒龍馬長嘶此行兵之所忌也不若旋師少待數日再差人打聽漢兵消息看緩急如何然後進兵不遲霸王曰紂以甲子而亡武王以甲子項王一世好勝亦奇而興何驗于彼而不驗于此大抵風折旗馬長嘶亦偶然耳豈可大兵既出內外皆知復又回師

反致百姓猜疑倘漢之細作知之使傳聞于彼決笑朕之怯也隨起身揮動馬方欲前進左右來報虞娘娘差人上書霸王笑曰御妻差人上甚書有何話說拆書觀看乃虞后親筆車中所就也其書曰

文王聽后妃之諫而成聖大禹讀塗山之箴而興夏自古帝王未有不從諫而成治也妾本婦人無遠大見比聞漢將韓信詭詐百出須當預為防備周蘭等之言字字有意實為效忠陛下不可不聽况今日之行大風折旗烏錐頻嘶此上天示警陛下尤當退省豈可謂尋常之兆而忽之耶

霸王觀書方有趨起之意忽李左車急趨近前曰適有臣

家人過沛郡親見漢王領一枝兵回成臯信亦有回兵之

意臣料漢兵太多軍糧不敷恐陛下大兵一臨決難支持

兵法有云兵多將累况無糧乎陛下若乘此三軍無糧而

往征之不戰自亂必克勝矣霸王聞左車之言遂決意西

向無復留戀又見前部人馬已行五十里之外難于挽回

長驅前進再無有敢攔阻者不日早到沛郡離城五十里

安營畢差人打聽漢王在否韓信消息如何去人不多時

回奏漢王大營在城外六十里棲鳳坡終日高歌飲酒各

處人馬相連結營絡繹不絕韓信大營在九里山之東操

練人馬亦無回兵之意城中四門不閉隨人往來霸王聞

說急召李左車連呼數次不知所往左右來報昨晚李左

車領從人併帶來行裝徑自逃走不知去向霸王大怒曰

左車實韓信所使詐來投降以觀朕之虛實召項伯責之

曰汝不審左車來歷誤舉于朕前以為可用朕一時不察

信其巧言而聽用誤吾大事者皆汝之罪也伯曰臣聞左

車素有虛名因見投降遂舉用于王前誠中奸計實臣之

罪霸王怒氣不息周蘭等勸諫曰項司馬這是忠心為國

時未審奸計輕于舉用今既大兵到此且理論出戰應

敵之策不必追悔前事霸王從其言遂赦免項伯乃重賞

西漢演義評 卷七 三十一  
周蘭等有間當日回帳見虞姬備說李左車詐降誘我到  
此悔不聽御妻之言虞姬曰妾言不足惜惟望陛下奮力  
出戰恢復鴻基獎率諸將同心協助早奏凱歌其他不必  
較也霸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我意次日陞帳召諸將曰爾  
等從吾數百戰未嘗敗北今日漢兵勢重不可輕敵須要  
倍加用心鍾離昧領兵三萬在左哨住扎季布領兵三萬  
在右哨住扎桓楚為前部虞子期為後應諸將隨朕出戰  
若彼敗不可遠追若彼勝四面救援務要仔細提防各相  
保守料一月之間漢兵糧盡自然走矣諸將拜伏曰陛下  
神筭非臣等所及也後史官有詩言項王深知漢兵無糧

不能久持不思楚兵無糧亦不可自立當時諸臣惟知項  
王足能筭彼却乃不急為區處以為久計使垓下之敗若  
軍需不缺未必遽至于亡也其詩曰

既能料敵知成敗未審吾軍已缺糧諸將若能周轉運  
八千未必盡投降

不說楚兵安營于沛城之東却說韓信調度諸將各有方  
向隨處各有隱伏兵多而有紀律將分而有定守變化不  
常隨機運用十分嚴整單等楚兵到來只見小校報入中  
軍李左車回漢營韓信急請相見備說詐降入楚盡知霸  
王虛實信曰若非先生此行項王不來吾兵豈可久住倘



各處救兵再到，急難取勝。今幸項王到此，但不知何以使  
彼深入重地，以中吾計。先生必有方畧，願聞金玉，以剖群  
疑。李左車曰：元帥想有妙筭，故此下問。臣有一言，不知合  
否。韓信遂拱手聽。左車言計未知有何議論，且聽下回分  
解。

總評

若無左車，則九里山之戰何日。

九里山十面埋伏

却說韓信欲引項王深入重地，求計于左車。左車曰：霸王  
累次被元帥誘引，以致取敗。若復行此計，恐霸王識破，決

不追趕。明日出陣，當請王上答話。王上以言語激之，向西

急走。霸王性暴，決難容忍，定要追趕。如有左右諫止，臣請

妙算

中途以身當之。彼想前日詐降之恨，豈肯便罷。臣大笑逃  
走。霸王愈加奮怒，必然前進。如此可引十數里，可入重地。  
元帥高見，不知以為何如。信曰：此論正合吾意。隨同左車  
到漢王大寨，見漢王，具說前事。漢王曰：吾左右須預備大  
將以當之。信曰：即着孔熙、陳賀二將為大王羽翼。王引項  
王可向西會垓而行。臣彼處已有布置。漢王大喜。君臣密  
密計議停當，却說韓信復到中軍，傳下將令，着大小三軍  
聽候發落。次日諸將俱到帳下伺候。韓信曰：主上自出褒

中來與項王五年之間親經七十餘戰勞師動衆萬苦辛今項王勢孤力弱勝負之決在此一舉諸君務要竭力報効各圖裂地而封以成萬年之業進當奮勇退當固守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隨吾指揮共協王事諸將應聲而諾曰敢不如元帥號令于是韓信按周易布陣乾爲天令大將王陵管之引副將十六員大軍四萬五千旗幟六十四面在西北方埋伏坎爲水令大將盧縮管之引副將十六員大軍四萬五千旗幟六十四面在正北方埋伏艮爲山令大將曹參管之照前引軍在東北方埋伏震爲雷令大將英布管之照前引軍在正東方埋伏巽爲風令彭越管

之照前引軍在東南方埋伏離爲火令周勃管之照前引軍在正南方埋伏坤爲地令張耳管之照前引軍在西南方埋伏兌爲澤令臧荼管之照前引軍在正西方埋伏前列八卦後設五行左輔右弼各有方向夏侯嬰領兵十萬隨漢王後爲應接之兵子房領兵十萬在左掖爲防護使陳平領兵十萬在右掖爲救應使孔熙陳賀領兵二萬爲羽翼呂馬通呂况領兵二萬爲日月靳歙領兵二萬二千副將十二員爲十二方位柴我領兵二萬八千副將二十八員爲二十八宿大將任敖領軍二萬五千看守漢王大寨劉澤領兵三千在雞鳴山虛張旗幟遙爲之勢劉交領

西漢漢書 卷一  
兵五千巡哨後軍薄昭孫可懷高起張倉戚思等各領軍  
一千四邊催督人馬前進陳豨陸賈傅弼英芮等各領軍  
五千從小路在徐州左近待楚兵空壁出城即乘勢入徐  
州拘住霸王宮眷安撫百姓勿得擅自捨擄四門拔楚幟  
盡立漢幟灌嬰佯敗引霸王入會垓待霸王敗後中郎騎  
將楊喜五軍都尉楊武左軍司馬王翼右軍司馬呂勝在  
烏江左右埋伏諸將隨韓信擺成陣勢各有方向俱已完  
備有王陵等近前曰元帥一向操練兵馬布置軍陣某等  
俱已明白但今九里山去沛縣一百八十里此時楚兵五  
十萬四面安下營寨元帥欲令某等去九里山埋伏不知

從何路而去在何處埋伏又不知元帥在何處對敵主上  
在何處引戰請問其詳以決群疑信曰某未來此處與楚  
交兵預先數次差人踏看地方細訪埋伏處所然後分調  
諸君各守方位如不知去路何以取勝九里山在徐州城  
北離城九里遠霸王被左車詐誘來沛縣心甚懊悔今與  
吾戰一敗之後決奔彭城某因筭定此山極好埋伏不待  
霸王進城就令諸君布此陣勢將項王圍困在內四邊皆  
是漢兵使項王進無所往退無所守決欲過大江以求救  
應某又遺四大將在烏江埋伏霸王亦難渡江此處定然  
擒獲成功諸君人馬可到往西行從固陵北路沿黃河岸

邊從歸德郡遶虞城縣二百里到轉入彭城九里山此山  
舊名九嵒山相連有四座山城東北有鷄鳴山城西有楚  
王山城北有聖女山週迴有二百里項王到彭城見城上  
有漢兵旗幟決不敢近城却從北走諸君人馬四合而來  
豈能出此重圍某已筭定方向然後敢誘楚兵至此使往  
回勞苦再無軍需所以爲必勝之道也王陵等拜伏在地  
曰元帥神機妙筭古今罕有也後史官有詩曰

連筭決策欺孫武輔漢興劉勝管吳十面奇功摧楚滅

山河萬里壯皇圖

韓信發落諸將已畢只見帳下一人高明日元帥何視人

如土木耶信視之乃武陽侯樊噲也信曰諸將皆有方占  
獨將軍未有調用非信輕將軍也但有一大任欲將軍管  
領恐一時誤事則百萬雄師如無眼目矣噲曰元帥有何  
遣用某竭力前進如少悞事決從元帥以軍法治之雖死  
亦不敢怨恨信曰諸君大軍到九里山當左者則麾左旗  
當右者則麾右旗當前者則照前而麾之當後者則照後  
而麾之四面八方轉移布置全看中軍大旗調度自今諸  
事俱備惟少此一節欲勞將軍于九里山高岡之上領精  
兵三千執掌大旗指揮三軍各投方向又全仗將軍眼明  
手疾隨旒應變遠望霸王所向之處以爲動轉噲曰白日

可望大旗若晚間何以爲號信曰晚間執一大燈籠高豎于山頂上却看大把不動而各占方向者爲漢兵若奔走而趨前不定者爲楚兵揮轉燈籠自有照應將軍須當用心不可有悞樊噲得令同諸將向固陵密密進發止漢王大兵並左右前後四起隨韓信與楚交戰其餘盡數東行不題却說霸王召季布等計議曰昨差人四邊探聽漢兵委的勢重汝等分爲六起進發仍着鍾離昧周蘭隨朕防護以爲救援朕親領兵二十萬其餘二十萬乃六起大將官領着虞子期守護中軍霸王一騎馬出陣前傳與漢王急早與吾決戰兩家成敗在此一舉不可仍前迴避却使韓信暗施詭計非大丈夫之所爲也於是漢王全裝甲曹耀武揚威來到陣前要與霸王對敵未知果與對敵否下同便見

總評

淮陰如此用兵不惟項王怕連漢王也怕

楚霸王會垓大戰

却說霸王出陣只要與漢王決戰漢王亦全裝甲曹出到陣前與項王答話左右有孔熙陳賀簇擁而來霸王大呼曰劉邦前日固陵之敗免汝一死今整兵而來定與吾決戰况五年之間經數十場不曾一日交兵亦不知汝武藝

西漢演義 卷之七  
如何今日務要決個勝負漢王曰用兵決勝在謀不在勇  
吾但與爾鬪智不鬪力爾到處不過恃血氣之勇終取橫  
亾豈足爲強霸王大怒舉鎗望漢王刺來孔熙陳賀二將  
齊出接着霸王對敵霸王忿怒與二將交戰兩邊大兵各  
退五十步遠看霸王戰二將與平日倍加奮力二將戰霸王  
各逞雄威蕩起一縷征塵殺到五十回合勝負未決霸王  
王大叱一聲如半空中起一個霹靂一般驚得二將馬倒  
退數步陳賀急用手撻回馬時不防霸王一鎗刺中左脇  
刀一頭的番身落馬孔熙急欲救應霸王又一鎗刺來急抵頭閃過  
時鎗已拗着盔頂盛已落地孔熙散髮逃走回陣却得斬

欵柴武二將抵住霸王以此孔熙不曾被傷霸王見二將  
來救正欲交戰只見漢王勒馬立于高坡上尚自未退霸王  
王撇了二將徑奔漢王早有夏侯嬰急引兵保定向東北  
逃走霸王揮動三軍鼓譟前進盡力追赶未五里遠兩邊  
漸漸漢兵圍遶上來季布急止之曰漢王雖前行人馬不  
退聲勢益振恐是詐計陛下當收兵暫住以防攻擾霸王  
從其言正欲回首只見李左車在前大叫曰臣在楚多蒙  
陛下眷顧之恩今陛下已入彀中不若投降臣卽引見漢  
王免遭誅戮霸王大怒曰前日誤中匹夫之計正要碎屍  
萬段以雪此恨今又復向我前巧說仍又策馬追趕初時

李左車在前奔走，霸王在後中將趕行了十餘里。李左車忽然不見，惟見漢兵四面殺來。楚兵不得動，急難收拾。被漢兵生力軍殺得四散奔潰。霸王已知深入重地，又聞砲聲不絕，項吏韓信大兵四面殺來，圍住霸王。有季布、鍾離昧等緊跟定左右，一同協助冲殺，不得脫身。又見靳歙、柴武、孔熙等仍復分兵而出。霸王當此潰亂之際，無心戀戰，只得同諸將殺出重圍。後邊韓信大勢人馬風擁進發，如山崩海沸。霸王回看楚兵不知截在何處，止有數千敗殘人馬相隨。望前奔走，正在心中忽見周蘭引本部大兵殺入重圍之中，接應霸王。霸王得周蘭這枝人馬，遂冲殺

而出。漢兵紛紛攘攘兩邊退去。霸王殺至黃昏時候，方到楚營。虞子期接入中軍大寨，方喘息少定，與虞姬相見。備說漢兵勢重，恐難住扎。不若今夜半之時，仍回彭城，再整兵馬，另作區畫。虞子期曰：適間傳聞有漢兵一枝往彭城搶虜宮眷，未知的否。今陛下欲回彭城，恐為徒行。不若乘大營人馬尚有二萬，並各處逃回者尚有五萬，合兵一處。今夜起身前往荆楚湖襄一帶，駐紮重整人馬，養威蓄銳，尚可恢復舊業。不知陛下聖慮何如。霸王曰：許多宮眷俱在彭城，傳來之言未為實的。我欲徑到彭城，取了宮眷，前往山東魯郡駐兵，相去不遠，度好接濟軍需。眾將曰：陛下

取官眷俱

西漢書言  
所見甚當、隨暗傳令、着大小三軍、快造飯束裝、回彭城、三軍造飯、飯畢、已過夜半矣、大兵望東一條大路、回彭城、一日到蕭縣、離彭城五十里、早有漢兵陸續南路進發、遙望東山一帶、影影旗幟、布列無數、人馬在彼往來、霸王大驚、問左右曰、此處亦何漢兵之多、想天下諸侯俱會合在此、爲之奈何、鍾離昧曰、前有漢兵之阻、後有韓信追襲、甚急、各處諸侯、又屯兵在此、想彭城已爲漢得矣、不若陛下同此、策、尚、可、暫、免、臣等領八千子弟、徑投江東、以圖再舉、不可戀戀于此、恐難脫身、古人云、兵多將累、費用不敷、繫念勞心、決遭困憊、陛下若不急從、臣言悔無及矣、周蘭曰、鍾離昧之言極爲

有理、陛下亦當俯就、霸王性燥、大言曰、朕自起兵以來、所到撲滅、今雖兵多、料漢諸將中、再無朕敵手、何乃棄兵逃遁、使諸侯聞之、不亦耻笑乎、汝等隨吾軍後、看我力戰、漢將若鋒芒少挫、卽自殺以示其弱、諸將見霸王性起、再無人敢諫、遂調動人馬前進、將近彭城、早有好、委、巧、小校來報、彭城四門盡列漢赤幟、彭城已爲漢得矣、四面俱是漢兵攔阻、霸王遂下馬、重整戎裝、大叱一聲、向鷄鳴山殺到九里山、只見山頂上一聲砲響、大旗麾動、四向八方、圍合上來、西北王陵、正北盧縮、東北曹參、正東英布、東南彭越、正南周勃、西南張耳、正西臧荼、各舉兵器、敵住霸王、霸王舉鎗敵



住衆將金鼓大作殺氣冲天霸王左冲右突一上一下一  
往一來如龍騰于大海虎躍于前崖抖搜精神力敵衆將  
衆將退後復有薄昭孫可懷高起張倉戚思五將截住厮  
殺霸王畧無懼怯戰二十回合鎗刺傷孫可懷馬冲倒戚  
思正趕殺諸將復有陳豨傅寬柴武吳芮自聖女山東谷  
口殺出攔住霸王各舉兵交戰未及十合諸將敗走一日  
好勇鬪濂雖匹夫事亦是個男子  
之間霸王敵漢各將六十餘員馬未倒退鎗未點地回視  
楚將曰我今與漢交兵果力弱耶諸將曰陛下乃天神也  
古今威武再無可比日將晡矣陛下可暫安營于此請娘  
娘小歇于是隨命虞子期請娘娘到帳中相見霸王曰御

妻今日被漢兵圍困一路甚是驚恐虞姬曰妾仗陛下天  
威又得諸將防護心有倚賴忘其恐懼又聞陛下今日戰  
漢將六十餘員恐聖體勞倦亦當安息霸王曰昔救趙之  
時九戰章邯數日未得飽食尚獲全勝今日之間何足  
為勞左右聞之莫不駭然周蘭等復近前奏曰陛下今日  
雖勝諸將但漢兵勢重四面圍困甚急今晚須防攻劫各  
營更安仔細守把霸王曰此言正合吾意隨傳令着大小  
三軍今夜省睡仍令八千子弟俱在軍中左右防護遂命  
行厨置酒與虞姬夜飲不題霸王在此防守却說韓信見  
漢將敵霸王不過急召李左車計議曰明日不必與霸王

西漢演義 卷七  
對敵只將九里山大兵四面圍困，隨處多設戰車，遍插旗幟，相持一日。楚軍糧盡，人馬住扎不定，自然內亂四散。逃走霸王欲出，不能欲守，無糧正所謂內無糧草，外無救軍。安得不敗？若與對敵霸王英勇萬夫，難當徒自摧折，豈為良策？左車曰：霸王雖是英勇，所使者諸將與八千子弟耳。縱使三軍雖逃，而諸將與八千子弟相從，日久決不肯遽散。如有妙計，必得諸將解體八千子弟，離散霸王，雖有益世英雄一人之力，亦難獨守。若今日諸將不去，八千子弟不散，雖是無糧事急，奮力齊心，冲殺我軍，不能抵當霸王。得出重圍，急過江東，再整兵馬，元帥又須一二年方得平。

定不若此時極力攻取一戰，勝楚大事定矣。信曰：先生之言誠為有理，但無人解散楚軍，以施此妙計。須差人請子房來看他如何。况子房機變最多，與之商議定有奇策。隨着陸賈入左哨，請張軍師來，有話計議。陸賈去不多時，只見子房策馬而來，遂與韓信、李左車相見。信曰：連日見霸王英勇諸將不能敵，又見楚將季布、鍾離昧等齊心協助，又有八千子弟相守不去，恐一時復出重圍，投向江東，急難取勝。夜深請先生求教，幸望不吝珠璣，願賜一言以開。信曰：此亦無難，只是使楚將解體八千子弟，分散一人孤立，豈能持久十日之間？項羽可擒，天下自定矣。信

曰韓某亦如此說但無人施此妙計敢請先生求教想先生必有奇策幸望明示張良遂起身向韓信李左車前密密道了數句言語使諸將心志解怠八千子弟自然離散但不知其言還是如何

總評

運籌決勝楚不如漢

張子房悲歌散楚

却說韓信求計于張良張良移席近前密與韓信李左車曰某少游邳下曾遇個異人善能吹簫音調悠悠揚呂律哀切困與會飲終日向異人學簫傳受一月不覺亦能吹此

簫異人嘗說簫乃古樂其原本自黃帝截竹爲筒長尺有五寸按五行十二支干八音克協以和天地乃中呂之氣後大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古之善吹簫者有秦女弄玉僊人簫史皆有重名此簫一吹使鳳凰來儀又能致孔雀白鶴舞於堦下故簫音足能感慨人心以動歸鄉之志故曰樂人聞之則樂憂人聞之則憂今當深秋之時草木零落金風初動遠鄉之人情思最是悲切某夜靜更闌之際投鷄鳴山一帶吹動此簫悠悠餘韻耿耿悲聲使字字爲之斷腸句句爲之解體管交一吹之後八千子弟不勞元帥張弓隻矢自然離散韓信卽拜伏在地曰先生有

此妙技。雖秦女蕭史此用不能及也。良卽荅禮桓約已定。次日遂按兵不與楚交戰。四邊多設戰車。增添甲士。嚴加巡哨。仍令蕭相國催濟軍糧。各路諸侯分頭運糧。以接濟軍儲。分付樊噲山頂上鳴鑼擊鼓。以擾亂軍心。仍令灌嬰時常在楚營左右埋伏。待霸王或出營冲陣。卽令攔阻。催報各營。一齊奮力攻戰。却說霸王一連三日。亦未出陣。有季布項伯等入營來見霸王曰。卽日三軍無糧。戰馬無草。軍士暗地埋怨。倘有詐變之人。盡惑其心。必然生亂事。已到此十分緊急。不若陛下領八千子弟。臣等領各營人馬同心合力。殺出重圍。投荆襄或江東。隨陛下所往。霸王曰。軍已

無糧實難支持。不若殺出最是。但恐漢兵勢重。不能出耳。

季布曰。臣觀八千子弟一向隨陛下冲鋒破敵。最能當先。

此計出乎不早

所到之處無不取勝。漢兵一見莫不風靡。陛下可領子弟兵冲殺頭陣。臣等各領本部人馬。保娘娘斷後。若頭陣陛下打關。後陣自然以次而退。臣等可出重圍矣。霸王曰。爾言甚當。隨傳令着二軍明日隨我冲殺漢兵。以出重圍。俱要奮力當先。勿得退後。軍士得令。暗地商議我等從軍日久。衣襖破綻。未得縫補。當此深秋之時。天漸寒冷。連日缺糧。救死不能。如何。冲殺漢兵。衆人捱到黃昏之後。將近一更之初。偶聞秋風颯颯。木落有聲。客思無聊。已動鄉關之

念况四野干戈絕糧遭困難當愁苦之懷只見衆軍三個  
成羣五個一起正在納悶之際忽聽高山之上順風吹下  
數聲簫韻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訴透入愁懷感動  
離情淚下千行百計難解一聲高一聲下一聲長一聲短  
起致風流五音不亂六律和鳴如露滴蒼梧如鶴唳九臯如風送玳  
瑁如漏點銅壺愈傷而愈感愈聞而愈悲雖鉄石之肝腸  
亦爲之摧裂雖冰霜之節操亦爲之改移離散英雄之心  
消磨壯烈之氣其歌曰

九月深秋兮四野飛霜天高水涸兮寒鴈悲愴最苦戍  
邊今日夜徬徨披堅執銳兮骨立沙岡離家十年兮父

母生別妻子何堪兮獨宿孤房雖有腴田兮孰與之守  
隣家酒熟兮誰與之嘗白髮倚門兮望穿秋水穉子憶  
念兮泪斷肝腸胡馬嘶風兮尚知戀土人生客久兮寧  
忘故鄉一旦交兵兮蹈刃而死骨肉爲泥兮衰草濠梁  
魂魄悠悠兮罔知所倚壯志寥寥兮付之荒唐當此永  
夜兮追思退省急早散楚兮免死殊方我歌豈誕兮天  
遣告汝汝其知命兮勿謂渺茫漢王有德兮降軍不殺  
哀告歸情兮放汝翱翔勿守空營兮糧道已絕指日擒  
羽兮玉石俱傷楚之聲兮散楚卒我能吹兮協六律我  
非胥兮品月陽我非鄒兮歌燕室仙音徹兮通九天秋

風起兮楚亾日楚既亾兮汝焉歸時不待兮如電疾歌  
今歌今三百字字字句句句有深意勸汝莫作等閒看入  
耳開心當熟記

張良自鷄鳴山吹至九里山沿山吹數十遍又令漢卒學  
此楚聲隨處歌之况當夜靜更闌之時音韻凄凉最能悲  
感吹得楚營中人人涕泣<sub>子房妙用</sub>個心酸初聞時尚自流淚情  
切而已既聽之後越<sub>越</sub>想越<sub>越</sub>發悲煩惱各人便道此必  
是天遣神仙下降救我等性命故使吹此洞簫欲我等逃  
命我等若忍飢受寒守此空營倘漢兵一冲殺來連日饑  
餓如何抵當俱是死數父母妻子不得見面却不是逃上

天之意不若乘此月明之際早早逃走倘漢兵捉住就見  
漢王備說連日楚營無糧饑餓難忍又見漢兵勢重恐難  
逃生情愿各散回鄉以見父母哀告大王乞賜放生料漢  
王仁德必不害我等性命豈不强似橫死刀劍之下眾人  
商議已定各束行李不由諸將號令一閃都走四散奔潰  
不一時八千子弟各營軍士十散八九諸將欲奏霸王此  
時方三更時候霸王與虞姬寢熟不敢啟請諸將計議三  
軍已散止我等十餘人倘漢兵探看楚營空虛四邊攻殺  
進來霸王被擒我等性命亦難自保不若雜在眾人逃走  
之中夜晚不辨彼此得出重圍再與霸王報讐還有生路

若同霸王一時受死生既無益于國家死亦與草木同朽矣豈非愚之甚耶鍾離昧曰諸君之言甚當衆將遂棄馬各束行裝亦同衆軍士逃走惟項伯自思我昔日鴻雁川曾救張良一死又與漢王結爲婚姻何不往投張良求見漢王仍結二姓之好封拜爲侯不失楚家之後庶宗祀不絕豈不美乎遂仗劍尋問張良營寨不題有周蘭桓楚二將曰我等受霸王知遇之恩雖死不可捨去彼衆人皆是貪生懼死假爲巧說猪狗禽獸不如也豈足挂齒我等糾聚楚卒見有八百餘人守定中軍急請王上醒來捨死冲殺出去以圖再舉若天不祚楚或霸王遇難我等一同赴

死生則君臣相聚一處死則魂魄亦不相離乃大丈夫之所爲也二人獨立帳外獎率八百楚卒守住寨門却說楚兵并諸將當此百萬漢兵圍遶如何逃走因是韓信于張良方吹簫之時即分付灌嬰傳令說與各營待楚卒四散之時任從逃走不可攔阻以此諸將雜于亂軍中亦得逃走遂出重圍有周蘭桓楚正欲飛報霸王霸王已醒披衣而出觀望四壁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少也周蘭桓楚急到帳下悲泣曰楚兵被韓信用計遍山吹洞簫數闕吹散楚兵諸將亦皆亡去惟臣二人糾聚楚卒止八百餘人聽候陛下陛下正當乘此潰亂之時同臣等

急冲殺出去，尚可脫此重圍。不然漢兵知楚營空虛，協力  
攻擊，兵微將寡，何以禦之？霸王聞說，淚下數行，遂入帳中。  
來別虞姬。當此之時，雖鉄石心腸，寧能不動耶？未知如何。  
總評。

漢家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項王屯寨于其中，尚爾酣

睡乎

霸王帳下別虞姬

却說霸王見楚兵皆散，將士惟有周蘭、桓楚二人，勢孤力  
弱，不覺淚下數行，回到帳中，長歎曰：天其亡我乎！左右亦  
皆泣下，莫敢仰視。虞姬急起而問曰：陛下何乃悲泣如此？

霸王曰：楚兵將士俱已散去，見今漢兵攻擾甚急，我欲辭  
爾冲殺出去，展轉反側，不忍遽捨。我思與爾相守數年以

來，朝夕未嘗暫離。雖千軍萬馬之中，亦同爾相隨而行。今

一旦欲與爾長別，戀戀之懷，傷感于中，不覺泪下。虞姬聽

罷，相向失聲，哽咽半晌，遂告霸王曰：妾蒙陛下眷愛，鏤心

刻骨，不能忘。今不幸遭此亂離，陛下欲捨妾長往，妾如刀

割肝腸，豈容遽捨？遂扯住霸王袍袖，泪珠滿面，柔聲嬌語

相偎相倚，甚難割捨。霸王遂命左右置酒，帳中與姬飲數

杯，乃作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霸王歌罷復與姬飲數不盡又歌數闋虞姬因而和之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詩

乃姬所作出  
史記釋義

霸王與姬相和會飲已五鼓矣周蘭桓楚帳外促之曰天將明矣陛下可急急起行霸王復又泣而別姬曰吾將行矣爾當保重姬曰大王已出重圍置妾于何地霸王曰據爾姿色劉邦見之決留用料不至殺傷也爾何患其無地耶姬曰妾願隨大王之後雜于衆軍中可出則出不可出則死于大王馬前陰魂隨大王過江葬于故土妾之心也

霸王曰萬軍之中戈戟在前甲士圍遶驍勇者尚不敢進况爾從來嬌媚又不能馳騎徒喪花容半世青春誠為可惜姬曰願借大王寶劍妾假裝男子緊隨大王之後務要出去霸王遂拔寶劍遞與姬姬接劍在手泣而告曰妾受大王厚恩無以報大王願一死以絕他念遂一劍自刎而死霸王掩面痛哭失聲幾乎墜馬周蘭勸曰陛下當以天下為重何自傷如此後史官有詩曰  
虞子期見姬死遂撞死軍前不得備錄云  
妾本江南女隨君已數年娥眉雙宛轉去髮兩嬋媚玉貌傾城色花容西楚憐今朝垓下死刎首落君前  
又詩曰

薄女曾爲西魏婦，國亡遽爾事劉君。虞姬于載昭青史，烈烈霜姿獨出羣。

且說霸王領八百楚兵，冲殺頭陣灌嬰，卽領本部人馬攔阻霸王躍馬橫鎗，直取灌嬰，戰十餘合，灌嬰敗走，霸王不敢追趕，只徑透重圍，奮力冲殺漢兵，不能抵當，灌嬰急報入中軍，漢王同韓信統大兵分頭追襲，樊噲在山頂上麾動大旗，招八路漢兵，四面圍遶，有曹參正遇周蘭桓楚，斷後急率副將劉賈王燧周從李封截住去路，周蘭桓楚回看楚兵止有二十餘騎，勢已孤立，欲冲敵衆，將力不能支，又恐被漢兵所獲，仰天長歎曰：臣力至此，不能支也。遂引

刀自殺，隨從二十餘人皆被害。後史臣有詩曰：

九里山前楚困時，雄兵數萬勢將危。八千兵散空歌楚，雙刃臨鋒敢自持。一念孤忠昭日月，片言大議振熊羆。項王多少隨軍者，誰似桓周歿不移。

不說周蘭桓楚自殺，却說漢王大兵分頭追趕霸王，霸王殺透重圍，急奔淮河，到河邊有一小舟泊近河岸，霸王命軍士牽駕渡河，復將北岸軍馬陸續渡河，計點止有百餘騎，又走數里，遂至陰陵，迷失故道，霸王四望俱是小溪夾路，又見四面塵土大起，金鼓振天，忽見一田父在道傍，霸王問曰：從何處可往江東去？田父見霸王甲冑異常，自思

竟該自初一

此必霸王也。都彭城數年，無德以及百姓，專行殺戮，民受其害。今被漢兵追急，迷失故道，欲往江東去，不可指說正路。田父沉吟未答。霸王復又問曰：田父勿得恐懼，我是霸王。因漢兵追趕在後，欲渡江往江東去，但不知從何路可往。田父因欺其不知而給之曰：當從左路而往。霸王遂向左走，行未一里，陷于大澤中，幾不能出。幸賴烏雞乃龍駒一躍而起，遂出澤中。主然而進，忽見楊喜一枝人馬先到。霸王知是楊喜，乃言曰：吾今人困馬乏，又陷大澤中，方纔得出力，不能與敵。爾當時曾隨我數年，不若與吾同過江東，再整兵馬，封汝為萬戶侯，共享富貴，何必追我至此。楊

窮至此平

喜曰：大王不納忠諫，不惜賢士，大肆無道，遂至于此。縱使過江終不足以成大事。臣今事漢，真得其主矣。奉命追兵至此，念大王故舊，不敢無狀。率即投降，同見漢王，不失封王之貴。霸王大怒，舉鎗直取楊喜。楊喜來戰，霸王二馬相交，兵器并舉，戰到二十回合。霸王按下鎗，舉鞭望楊喜打來。楊喜急閃時，左臂上已着一鞭，打下馬。霸王方欲舉鎗復往下刺，早有楊武、王翼、呂勝、呂馬通一齊俱到，扶楊喜上馬，退回後陣。眾將來敵霸王，霸王復與眾將交戰。後邊英布、彭越、王陵、周勃分頭圍遶上來。霸王不敢戀戰，攬轉馬向城東而走，回看相隨者止二十八騎，自度不能得

脫重圍又覺身軀困乏天漸昏黑路小山多樹木叢雜左右曰大王連日驅馳未得飽食臣等隨大王萬死一生亦未得食馬俱未沾水草乘此樹木叢雜之中漢兵圍遠在外且因路狹樹多彼未敢遽進大王可到前村尋一民間暫歇半時捱到天明方好行走况如此昏黑倘急奔前進或悞入溪澤中人馬疲乏之甚決難逃生霸王從其言遂徐徐尋路遙望林木間微露燈光知是人家霸王與衆人及到大林邊不見燈光止有一古院衆人便道院中亦可暫歇請大王下馬霸王到大門邊忽聽潺潺水聲勒馬看時乃一溪清水遂策馬近前飲水又令一小卒將所持寶

刀在溪邊大石上磨錫以備來日冲陣小卒力弱不能舉霸王下馬自將寶刀石上往來磨錫力大將石推在一邊石下泉水湧出遂成古泉此處乃興教院齋身江七十五里大林顛石之間至今有項王飲馬泉卓刀泉古跡尚在霸王同衆人進院兩廊尋問人俱不見尋到退居見數老人圍爐而坐小卒便問院中如何不見衆人老人曰看院者原有二十人近聞楚漢交兵遂皆逝去我等是近村人家各人恐院中遺失家事遂倩我等年老無用者在此看守但不知汝等是何人夜晚至此有何事幹小卒曰如今有西楚霸王被漢兵追走到此夜晚不能前進欲投院中

暫歇一宵，明日早行。汝等有飯可進，與王用。衆老人聽說，是霸王急起身，出到門外，拜伏在地，請霸王進屋內設座。衆老人近前，又拜曰：「山野村民，不知禮體，乞大王恕罪。」霸王曰：「汝衆老人在此，有米糧否？可做飯與衆人用，待過江時用。」汝一石，當以百石補之。內有一老人素讀書，近前曰：「大王建都彭城，此處皆楚地，正是大王所管之處，費用些須糧米，豈敢望補霸王？聞說大喜，衆老人遂湊米一石，有餘付與衆軍士擔水，生火做飯，採野菜煮熟，先進飯與霸王用。然後衆軍士分用。畢，霸王遂寢。將至夜半，忽見天邊一輪紅日浮于江面，見漢王乘五色彩雲，翱翔而來，將紅

日抱于懷中，駕雲而起。但見相連雲脚之後，有萬縷祥光接續不斷。霸王見漢王抱日而起，急撩衣涉水而上，來奪紅日被漢王雲中一脚迎面踢來，將霸王踢落江中，徑抱紅日向西而去。霸王忽然驚覺，却是一夢。霸王歎曰：「天命有在，不可強也。」纔言未了，只見小卒急報漢兵又殺到林前，請大王可急起前進。霸王繫束衣甲，扣韉鞍馬，殺出林來，不知脫身知何。

總評

看此一回，而兒女情英雄氣，兩兩可憐，令人淚下數斗。  
楚霸王烏江自刎

却說霸王聞漢兵又殺到林外，緊束衣甲，扣鞴鞍馬殺出林來。天已平明，漢兵分在兩邊，一將舉兵器迎來，乃灌嬰也。霸王方與嬰交戰，隨後楊武、呂勝、柴武、靳歙相繼而來。霸王不敢戀戰，奮怒向前沖殺。三軍不能當，諸將隨後追襲，行五十里，前至烏江。霸王勒馬四望，只見漢兵重重疊疊圍遶上來，又思今夜夢警，知天命有在，不可逃，乃謂其騎曰：「吾自起兵至今，凡八歲矣，身經大兵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一死戰，必能三勝之，先與爾等沖殺重圍，斬將刈旗，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二

十八騎爲四隊，與漢兵相向。漢兵鼓譟大進，復圍繞數重。霸王又謂其騎曰：「吾爲爾先殺彼一將，令爾四面馳騎，期約至東山之下，爲三處，不可違也。」諸軍曰：「願從大王之命。」于是霸王大呼疾馳而下，漢兵皆披靡，遂斬漢一大將。是時楊喜前日被鞭打未重傷，已得平復，懷恨于心，一馬躍出，攔住霸王。霸王驥目大叱之，楊喜人馬俱驚，梓退走數里。霸王遂與其騎約會東山下，分爲三處。霸王雜于其中，漢兵不知所在，又分兵三起圍遶之。霸王舉鎗往來馳驟，于三處以身爲羽翼，復斬漢將李佑、都尉王恒，殺漢兵數百人，及查楚卒，止亡其二騎。呂勝、楊武望見霸王殺漢兵，

忿怒曰、項羽至此猶殺吾漢兵、何乃如此之勇耶、二將遂舉兵器、冲殺而來、與霸王交戰、未及十合、二將敗走、一日之間、凡經九戰、殺漢大將九人、殺兵一千餘人、乃謂其騎曰、吾之與漢戰、果何如、衆騎皆伏曰、大王真天神、皆如其言也。按九里山離縣州九十五里、江表之處、項羽敗走與漢兵交戰、斬將刈旗、一日之間、凡經九戰、遂名其山為九頭山、後史官有詩曰、

自古爭雄者、無如楚霸王、會垓三百里、江上一舟航、當此身遭困、能令漢將亡、至死心猶壯、于今劍有光、

霸王一日九戰、遂冲出重圍、到大江北岸、地名烏江、霸王欲渡江、烏江亭長艤船近岸相待、乃謂霸王曰、江東雖小、

地方千里、大王素有重名、可聚衆得數千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無失、况今臣獨有此舡在此、若漢兵至、臣駕舡抵中流、彼决不能過、任王行也、王歎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焉、且籍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使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亭長亟為之言曰、勝敗乃兵家之常、昔漢王睢水與大王交兵、被大王一陣、殺漢兵三十餘萬、睢水為之不流、此時漢王獨身逃難、落于井中、况不能免、遂忍而至此、大王今日之敗、猶夫漢也、何必區區以八千子弟而言、是何所見之小耶、故曰、圖大者不矜細行、王可急渡、漢兵將

至矣。霸王曰：汝言雖善，吾心獨甚。愧若漢兵至，惟付之一死耳。亭長歎惜不已。後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霸王見亭長艤舡相待，久而不去，知其為長者，乃謂曰：吾知公為長者，吾有此馬，騎坐數年以來，所向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今恐為漢兵所得，又不忍殺之，公可牽去渡江。見此馬，卽如見我也。此亦不相忘之意。遂命小卒牽馬渡江。那馬咆哮跳躍，回顧霸王戀戀不欲上舡。霸王見馬留連，不舍，遂涕泣不能言。衆軍士攬轡牽馬上船。亭長方欲撐

舡渡江，那馬長嘶數聲，望大江波心一躍，不知所往。衆人大驚，亭長亦痴呆半晌，面如土色，遂放舟而去。後史官有詩，單讚戀主如此真良馬也。其詩曰：

馬能戀主真龍骨，回首依依更可憐。多少楚臣貪厚祿，甘心誰肯念當年。

霸王見馬投江而死，嘆惜不已。復與衆軍士俱步行，持短兵與漢接戰，又殺漢兵數百人。霸王身被十餘鎗，忽於衆漢將中見大將呂馬通曰：爾非吾故人乎？馬通近前側視，不敢正面，恐被短兵所傷，乃言曰：臣實大王故人，不知大王有何相囑。王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賞，萬戶侯。吾與爾



舊有恩德遂拔劍劍而歿隨楊喜楊武王翳呂勝等俱到各以項首獻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乃于大漢五年十二月烏江自刎而死年三十一歲後唐宋諸賢有詩

曰

爭帝圖王勢已傾八千兵散楚歌聲烏江不是無舡渡耻向東吳再起兵

誰謂江東豪傑多其如殘暴更如何要如此地能亡國未必移舟可渡河帳下紅粧空對泣江邊白刃不須磨獨夫牧野難恢復九里山前已散歌

不修仁政枉談兵天道如何向力爭隔岸故鄉歸不得

十年空負拔山名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閔懷楚放逐義帝井面自立賈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歿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又述贊曰亡秦鹿走，偽楚狐鳴。雲鬱沛公，劍挺吳城。動開魯甸，勢合碭兵。卿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歌，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閔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臯久拒。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萬代，卒爲凶豎。却說漢將呂馬通等五將持項王頭見漢王，漢王起身看項王頭，面目如生。漢王泣曰：吾與王曾拜兄弟，後圖取天下，遂與王有隙。然王雖虜太公，呂后恩養三年，寧未敢犯此古烈丈夫之所爲也。吾實不能及焉。不意王今歿矣。吾甚惜之。左右聞漢王言，皆泣下。

後史稱項王雙目重瞳，力能舉鼎，勢可拔山，喑啞叱咤。

千人自廢其英雄，驍勇且古以來未之有也。觀鴻門累欲殺沛公，略不介意。雖天命有在，亦可謂有人君之度矣。唯水之戰，獲太公，呂后於軍中，三年無殺害之心。及圍成臯，置太公于俎上，欲烹之間，漢王約爲兄弟之言，即舍之。呂后在楚三年，未嘗一念相犯。此尤人所難也。帝泣而語左右，乃良心所發，亦足以見霸王真古之豪傑也哉。

項王已歿楚地已定，遂封呂馬通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柱石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身江立廟，命有司四時享祭。後宋紹興間，金主亮欲渡

江謁項王廟乞杯咬不從亮怒欲焚其廟能有大蛇遶出  
生、想、必、原、定、蛇  
 屋梁之間林木中鼓譟發聲若有數千甲兵亮大驚左右  
 駭散後許表詩曰

千載興亡莫浪愁漢家功業亦荒邱空餘原上虞姬草  
 舞盡春風不肖休

皇明舜原楊先生過烏江廟有詩曰

荒墳雄枕烏江頭誰為荒墳構祀樓用范初心結未浪  
 滅劉遺恨付長流迅雷暴雨還舒憤衰草寒煙應帶愁  
 幸有刻碑真像在椒漿鄉國歲悠悠

古木森森插太虛荒墳原近野人居荒樵樹杪疑靈在

聲震江波似怒餘獨勒山河已粉碎興王事業未鋪舒  
 奈何灞上南還日不重英賢只重瓊

漢王命有司立廟不題却說項伯離楚營投奔張良張良  
 因見大兵擾攘未敢啓奏漢王今既滅楚事已平定引項  
 伯來見漢王曰項伯前日楚歌散兵之時即來投臣左哨  
 臣念伯故舊又兼前日鴻雁川有功遂留住營中不敢擅  
 專引來投見大王乞賜收錄王曰項公累有大功又是至  
 親我正欲尋訪不意不棄自來相見深合我心遂封伯為  
 射陽侯賜姓劉氏伯喜謝恩後史官說伯不能為楚死節  
 甘心受漢封爵又改姓為劉亡國求榮無耻之甚有詩曰

賜姓劉氏伯喜謝恩後史官說伯不能為楚死節

會垓兵散楚歌聲楚將甘心背王行項伯同宗更先叛  
受封賜姓枉偷生

楚滅天下大定獨山東魯國未下漢王曰魯小國也何足  
掛齒且置之度外遂欲起兵會議河南建都張良入見王  
曰大王未可班師魯國雖小隱伏後患王若置而不論他  
日復起干戈大王悔之晚矣漢王大驚曰量一魯國何乃  
如此利害張良近王前遂道出數句言語來便知魯國雖  
小不可輕視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項王蚤知天命必不至自刎○昔有云楚雖三戶亡秦  
者必楚豈得以魯爲小縣而忽之子房之說大有裨益

### 漢王改韓信封楚

漢王問張良魯國乃小國也如何隱伏後患良曰魯國乃  
禮義之國昔懷王封項王爲魯公魯乃項王原封根本之  
地大王若置而不論魯乃倡率義兵爲項王報讐鼓兵過  
江糾合東吳豪傑借以爲勢下荆楚占湖襄大王豈能一  
時得乎况項王起兵會稽之時甚得東吳之心魯若一舉  
兵必爲響應安得不爲後患漢王卽悟曰若非先生之言  
幾忽畧此事遂起兵徑趨山東果見魯城緊閉遍豎旌旗  
漢兵到城下四面圍困攻打數日不見動靜止聞城內有

漢、王、起、兵、以、未、未、聞、此、有、絃、歌、之、聲、  
絃歌之聲漢王急燥欲多設火砲火箭極力攻打張良諫

曰不可曾乃周公之後禮義之國孔子生于尼山為萬代

帝王之師天下瞻仰今觀大王兵臨城下尚聞絃歌之聲

為主歟節豈可以勢力強之耶大王但以項王頭號令城

下示以大義彼自順附漢王從其言急取項王頭號令城

下、只、見、城、上、父、老、盡、皆、哀、泣、漢、王、令、人、諭、之、曰、項、王、放、弑、

秀、曲、曉、論、亦、是、人、君、之、度、而、得、之、矣、  
義帝大肆暴虐漢王倡天下諸侯兵為義帝發喪衣皆編

素為天下除此殘逆今楚已滅矣曾何不降是逆天不知

大義有愧聖人之教父老聞曉論之言遂同諸儒開城迎

漢王大兵進城漢王安撫百姓舉即將項王屍首以曾公

號葬于穀城東十五里亦命有司立廟享祭楚地悉平韓

信引大小諸侯文武將士與漢王賀喜次日即傳旨令眾

諸侯各調本部人馬還國去訖其餘大小文武將士盡赴

洛陽聽候論功行賞漢王因思韓信所居齊地七十餘城

國大權重恐為後患准楚偏于一隅為荆蠻之地一時起

數萬甲兵亦難湊辦較之齊地強弱相去甚遠遂召韓信

撫之曰吾自得將軍以來累建大功此心終不能忘但恐

將軍功高權重為小人所忌嫉則不能安其位矣似非我

所以待將軍始終之意將軍可封還將印就鎮守楚地以

安人心保全君臣之義為萬世子孫之業不亦美乎韓信

聞漢王之言莫知所措遂將元帥印交還漢王其大小將士各退回本營總聽漢王分處信復奏王曰齊國蒙大王封錫日久今一旦改封恐非所宜漢王歎曰將軍誤矣昔

楚漢交兵人心未定齊地乃反復之國姑令將軍鎮守今

天下大定四海一家無地不可况將軍淮陰人封將軍為

楚王即以前父母之邦為將軍食采之地最為相宜將軍勿

得視為輕重也韓信復將齊王印交還與漢王仍領楚王

印赴楚之國差人尋訪漂母並辱已惡少年旬日漂母惡

少年至拜伏于殿下莫敢仰視信令左右賜漂母以千金

母拜謝而去召惡少年授以中尉少年曰向者愚陋粗鄙

不知大貴悞犯麾下今蒙不即加誅已領洪度何敢遽受

封賞信曰吾豈小丈夫之所為哉懷私忿以為報復狗德

怨以為喜怒耶汝其領受勿致多辭少年遂謝恩而出信

因謂左右曰此壯士也方辱吾時吾若殺之何乃有今日

吾遂忍而至此是少年助我以建功也吾之所以封少年

豈徒然哉左右曰大王賜漂母金封惡少年官非人所能

及也後史官有詩曰

韓信游淮下一飯哀王孫漂母非望報信豈忘母恩乎

金以醇德古人大義存惡少非毋比狂悖豈足論庸授

中尉官無乃開亮門一忍遂至此千里王侯尊君子重

忍德百世垂後昆

大漢六年正月趙王張耳楚王韓信等率文武將相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自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封爲王侯今大王不卽尊號何以示信于天下臣等雖以死守必願大王加尊號也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乎此力卽尊號最正○幸相與有益國家者爲也于是卜二月甲午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文武羣臣朝賀呼譟畢遂設宴封功臣以詔天下詔曰

朕惟周宗不祀秦僭大統六國兼併四海紛擾二世益

衰天命乃絕朕本沛民賴上天眷祐祖宗靈庇資爾文武之力克秦滅楚平定天下羣臣議欲尊朕爲皇帝爲生民主乃於楚漢六年二月甲午告祭天地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定天下號曰大漢改楚漢六年爲大漢六年是日恭詣太廟追等四代考妣爲太上皇帝立社稷于洛陽封呂氏爲皇后長子劉盈爲東宮皇太子凡秦楚苛刻之刑悉皆赦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卽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爲少愧矣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宴賞羣臣酒行數巡帝曰列侯諸將毋得隱諱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繼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

所以為我擒也言訖羣臣拜伏曰誠如陛下所言遂復各飲數巡君臣宣暢一堂甚相歡洽韓信乘帝喜因奏曰臣昔日昔楚入褒中路經棧道有樵夫指路臣恐楚兵追及遂殺之臣得以立功報陛下也後至孤雲兩脚山遇義士辛奇後隨臣伐楚屢有大功值廣武大戰陣亡至今未有封賞敢奏陛下乞將樵夫立祠命有司享祭贈辛奇官以及子孫此陛下恩被枯骨湯武之大德也帝曰非卿今日奏知朕豈知樵夫指路之義辛奇陣亡之功幾失此二忠良也羣臣辭帝出內次日帝傳命急為樵夫建祠致祭當日贈辛奇為建忠侯子孫世廕

后三國時辛毗乃奇之後也 張良奏帝



請立韓王後孫姬為韓王都翟陽立韓宗廟此見張良終始為韓之意

王陵奏帝為母立祠漢王曰陵母大賢知朕終有天下即

立祠月給香燭命有司致祭毋知與廢立祠致祭孰謂可廢至今陵母祠遺跡尚在徙衡

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相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

臧荼俱如舊大封同姓劉賈等皆為王封功臣蕭何等二

十餘人俱為侯其餘有爭功不決往往坐沙中偶語帝登

高望見甚疑之乃問張良良曰陛下用諸將以取天下今

所封者皆親愛所誅者皆仇怨云子房因事紙忠信然因恐懼不自安欲相聚謀

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平日所甚憎惡與群臣所

共知者為誰上曰雍齒乃我所甚惡者良曰急封雍齒為

侯則人心定矣帝從其言即封齒為什邡侯羣臣皆喜曰

雍齒且侯吾屬其無患矣于是羣臣悉定張良又奏曰羣

臣志向已定子房慮事周密足見一斑惟田橫逃于海島恐為後患陛下當除之上

曰以先生之言當用何策以處田橫良向帝言不過數句

使田橫自然歸附未知如何

總評

改封韓信于楚韓信乘此有自全之道何不智耶

齊田橫義士死節

却說張良奏帝曰田橫齊之義士遠遁海島靜觀強弱其志不小陛下若遣兵征進洪濤萬頃勢若滔天一時遠難

西漢書卷之七  
取勝以臣愚見差人賈明詔陳說利害赦其罪而召之仍  
謂復齊之後以有田氏彼聞復齊之後必慕德而來橫可  
致也不然徒費甲兵橫豈可力致哉帝即從其言于是差  
上大夫陸賈此光三原田橫是也詔前徃海島召田橫陸賈一日到海島四  
望風景只見羅山此光三原田橫是也且其東維水阻其西神山距其南渤海  
枕其北洪濤巨浪一望無涯尋問郡人有老父曰田橫居  
海島在卽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如  
大夫見田橫須駕大舡沿海順風而入方可見橫若此處  
尋訪豈可得見陸賈聽老父之言即同從人前到卽墨分  
付收拾大舡多差水手乘順風一時就到海島田橫聞漢

使至先着人拒住寨門陸賈乃論之曰漢王平定西楚天  
下歸一獨汝主未附特差天使賈詔曉諭作速出寨相見  
勿得抗拒田橫聞賈之言即出相見開讀詔書詔曰

夷齊耻食周粟而周武王卒有天下介子推不欲事秦  
而秦卒霸一國田橫雖居海島終爲漢土獨能超出人  
間而與夷齊介子推齊名乎否則可速來大則爲王小  
則爲侯永保田氏不失宗祀不亦愈于遠處海涯與魚  
鱉爲友乎如執迷不反舉兵而東身爲俘馘滅絕田宗  
其愚甚矣幸其速來勿悞

田橫讀罷詔書隨欸待陸賈因相議降漢左右曰不可漢

帝外寬而內實嚴量大而心實刻大王遜居海島久未賓服今遣使賁詔而來就然往見倘帝一怒大王欲從而不欲歸而不能那時悔之晚矣不若嚴加防備多設營寨沿海一帶預備火箭火砲以抵漢兵吾輩齊心協力與大王把守營寨料漢帝雖有雄兵百萬臨此洪濤巨浪豈敢犯乎大王得以優游自得坐觀強弱豈不快樂田橫曰不然吾與諸公相處于此未有恩德相及倘漢帝召我不去必舉兵而來乃勞諸公親冒矢石或一時不勝使諸公遭罹兵革吾實不忍也遂領二客同陸賈乘傳至洛陽乘傳即今謂馳驛也相離三十里因自思曰漢王昔殺齊王吾因而逃居

海島今漢已有天下差人召我至此我若俛首歸降受其封賞大丈夫不能報主之讐而北面屈膝以事他人有何面目立身于天地間耶遂乃自殺而死二客同陸賈收橫屍來見帝帝深加歎惜以王禮葬于洛陽城東召二客封為都尉于是二客出朝相謂曰橫之自殺一則不欲事漢一則恐五百義士遭漢圍擾遂乃自殺真大丈夫之所為也吾二人豈可苟圖富貴而不死其難乎遂穿橫塚傍自刎而死次日帝聞知大驚曰田橫自殺固難二客穿塚同死則尤難也田橫得人心如此恐海島五百人平日受橫恩義知橫自殺必將作亂急差人入海島召眾人投降五

百人聞田橫自殺而死遂皆相向痛哭曰大王爲我等赴漢而死我等獨求生于此乎遂皆自殺而死漢使見衆人仗義死節如此急歸見漢帝具奏前事帝益驚曰天下何有如此尚義之士古今之所難也遂差人收五百人屍埋瘞于海島後人慕田橫之義遂名其處爲田橫島至今有田橫廟有司四時享祭史官有詩曰

遐荒效死平生志  
屈志何顏更事人  
一德感人應有素  
百夫從義古稀聞  
生前誤應閔中召  
死後難歸海上群  
心不漢臣身漢土  
千年遺恨洛陽墳

按橫之德無所考但觀其門客愛之而不忍叛則橫之

義可規知矣噫不圖五百人之節乃如此之壯而其心

乃如此之堅耶自古皆有死五百人至今有耿光彼或

背父忘君若項伯等諸人不亦汗顏矣乎

帝曰田橫久居海島吾甚患之今皆自殺除吾心腹之疾矣但季布鍾離昧一向不知潛住何處昔朕睢水之敗彼二人甚窘辱我可傳布中外有能訪獲者予千金仍令各國務要嚴加尋訪如有匿而不出首者其罪同不說帝嚴加尋訪却說季布初藏于咸陽周長家周長因聞帝購布甚急乃謂布曰漢求將軍甚急倘知藏匿吾家非惟負累吾族亦且無益于將軍今特請將軍從長計議布曰賢公

無憂我自掩飾之計遂將自己頭髮盡行削去鉗首為奴自賣與魯國朱家朱家見布雖鉗首為奴而舉止動靜與尋常不同心知其為季布也忽一日聞漢購求布甚急因喚而問曰汝乃楚將季布也今帝頒詔購汝甚急汝乃藏匿吾家恐累吾族欲將汝長獻于洛陽汝以為何如布曰其實楚季布也因埋名鉗首為奴自賣于公家公與我甚厚今漢既購求我急公可執我見帝如得千金之賞乃我所以報公也朱家歎曰我豈陷人于死而求千金之賞耶縱得大富心實不忍也吾有一友人夏侯嬰見在洛陽與某自幼交厚吾為子往見此人救汝性命如何布謝曰

若明公肯拯救我如此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朱家備行李一日到洛陽見滕公滕公知故人遠來甚喜施禮畢置酒相待朱家因說曰季布何罪而帝乃求之急耶嬰曰昔嘗數窘辱帝以此求之急耳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必南走越耳此棄壯士以資敵國也公可言于帝赦布以廣求賢之路則天下之士莫不延頸願為帝臣矣于是滕公入朝見帝奏曰季布無罪陛下何求之急耶帝曰數窘辱于我安得無罪嬰曰季布各為其主此時惟知有楚而不知有陛下此正季布之忠

西漢演義評 卷七 六十九

使漢臣皆如布陛下又何患天下之不大治耶願陛下赦

一人而用之則天下之盡如布者皆欲願立于王之朝矣

且萬乘之尊四海之廣何乃不容一季布耶帝曰姬卿之

言布既無罪鍾離昧亦無罪也遂頒赦一欵俱赦楚臣季

布借鍾離昧不相信終不肯出遂害已並告韓也鍾離昧等罪許即投見仍照舊還職勿得以前故違定

行誅戮滕公回見朱家且說赦二人罪仍照舊還職許即

投見勿得疑謂朱家大喜拜謝遂回魯國見季布備說前

事布甚喜拜謝預備行裝赴洛陽投見漢帝帝曰汝四海

無家一身九首何遠遁不早見我乎布曰國破君亡恨不

能與霸王同死烏江何面顏以見陛下帝曰汝當時何窘

我太甚布曰臣報效于楚惟恐窘陛下不甚帝歎曰季布

可謂忠矣遂授以郎中布叩首曰亡國之臣髡首垢面不

堪任事伏望陛下賜以不死足矣官不敢受帝曰辭官而

不肯受者汝之不忘楚德憐忠而予爵者朕之所以厚下

而與其進也汝既安居吾土何得不受吾官乎布遂受官

拜謝而出左右進言曰季布既來投見獨鍾離昧尚不知

所往帝曰鍾離昧為楚名將勇冠三軍才智不出范增之

下若留之終為後患當急為我捕之左右傳布曉諭洛陽

內外急尋訪鍾離昧忽見一人布袍草履遊于洛陽城下

見左右大笑曰量一鍾離昧何足為慮吾有一大事欲見

帝言之但無人引進左右見其人異常又聞語言不同卽入內具奏帝前帝卽召相見未知其人是誰見帝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布之受官與田橫自盡何如

婁敬議遷都咸陽

却說其人欲見帝陳說大事此人爲誰乃齊人姓婁名敬成隴西過洛陽因見漢帝購求鍾離昧甚急遂大哄語左右曰量一鍾離昧不過亡國之臣何是以起大事吾今欲有一言爲漢家立萬世之業衍子孫不拔之基使天下如

磐石之固但無人引進左右因以告帝帝命召見左右語敬曰汝布袍草履恐非見君之禮敬曰市井草莽自有常服吾衣布袍草履正爲常服不可易也于是入內見帝帝曰汝欲見朕有事相議不知何事可言敬曰昔霸王不從范增之言捨關中而都彭城後韓生極諫遂遭烹項王以此失天下今陛下建都洛陽固非彭城可比然陛下之意必欲與周室比隆也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不同周自始于后稷積德累仁數百年至武王伐紂有天下及成王卽位以洛邑爲天地之中四方諸侯納貢述職道里相均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周盛時諸侯四夷

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謂德薄乃形  
勢弱也今陛下起自豐沛卷蜀漢而定三秦與項羽戰柴  
陽成臯之間大小七十餘陣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傷夷  
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為誤矣夫秦地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扼  
其吭而拊其背未能以全其勝也陛下若捨此而必欲都  
洛陽倘他日或勢弱不能以制天下使諸侯阻關中之險  
則秦以項籍之強可立見矣此天下大事臣為陛下言之  
所謂萬世之業子孫不拔之基也帝乃問群臣群臣皆山  
東人爭言周世建都洛陽數百年不衰始皇都咸陽不二

世即止洛陽東有成臯西有穀澗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

也帝又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

然有四百百年之安

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一面

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言是也于是

帝從敬之言擇日車駕遷都咸陽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

劉氏頒詔天下以正月建寅為歲首自此遂建都咸陽天

下無事群臣上表稱賀表曰

陛下以神武戡定四方以威德制服萬國華夷混一禮

樂同文垂山河帶礪之盟慶龍虎風雲之會建昭昌運

衍大宗小宗之蕃鞏立皇圖成一世萬世之統前臨沙



苑浮旺氣以龍葱後枕許岡鎖烟雲而出秀蓋田右繞  
華岳東還依終南以爲城乃天造隸然之險順涇渭而  
爲守實地設自然之雄奠安天府坐享金湯臣等得以  
共沐王猷同瞻夏紀允升蓬萊之境隨登鳳翥之臺臣  
等不勝慶賀欣躍之至

漢帝覽表甚喜大設筵宴犒賞群臣畢各散帝獨坐便殿  
因思鍾離昧久不來見恐包藏禍機終爲後患次日召群  
臣問曰鍾離昧久不來見汝等獨無一人知之者李布出  
班奏曰臣當時與鍾離昧逃避之時曾問彼欲往何處避  
難彼亦不隱就說韓信與彼舊交甚厚欲投信處藏避但

李布是開莽信禍端借此以爲疑耳  
不知此時還在否帝問布言愈加憂疑召陳平問曰韓信

隱藏鍾離昧必有深意欲差人尋訪的實捉來以除後患  
但不知必用何計可得獲乎曰此事不可太急亦不可緩  
急則必轉移于他處恐難得獲緩則養虎成患終必生亂  
陛下須差一心腹之人假託別事暗行體訪如果在信處  
用言調撥令彼自殺庶爲善處帝卽差隨何分付前往柳  
州修造義帝陵寢順路過西楚見韓信打聽鍾離昧消息  
如果在彼爾可如此如此調撥使韓信殺鍾離昧以除後  
患乃汝之功也隨何領帝命卽往楚國來一日到楚見韓  
信備說前赴郴州修造義帝陵寢因想大王舊日恩德特

來一言信甚喜設酒相待信閑問朝中大小事務隨何一

隨何之獻計韓

一告知因看左右無人何近前附耳曰前有人告大王隱

信之不忍皆是天理人心然韓信于此轉難

藏鍾離昧在府漢帝乃叱之曰楚王受一國之封豈有容

叛臣之理帝雖不信但左右俱有譖言又聞季布說鍾離

昧曾約會大王處隱藏今滿朝人盡知之惟蕭丞相再三

回護帝尚猶豫之間耳其受足下知遇之恩不敢隱諱特

此為足下言之足下當急為之處庶塞人言也不然恐此

事一漏泄足下徒重友道而難免負國之名開國之功遂

成盡餅足下其熟思之韓信被隨何一篇話說得半晌無

言深自懊悔徐而言曰據大夫之言必是何如可以決帝

之疑塞衆人之口隨何曰惟殺鍾離昧獻上咸陽則自然

無事矣信曰鍾離昧乃我數十年故舊何忍殺之何曰足

下若重友道而輕國法禍不旋踵矣信曰大夫之言是也

容吾思之于是韓信復與隨何飲數杯相別而出韓信急

到後花園小閣中見鍾離昧具道前事昧曰將軍必何以

定然在信身一則不該意須如前日魯宋公故事委由

處我信曰惟遵國決將子首級獻上咸陽庶我無禍矣昧

用計則可前此不言而到此復信像則人已兩失之也

曰我若存漢王尚不敢害將軍我若亡漢王必隨手殺將

軍矣信沉吟不決遂有不殺昧之意隨何住數日見無動

靜即密差人馳書回報帝遂辭信赴郴州而去後史官有

詩曰

虎豹深藏人自畏，一朝入檻不須驚。鍾離未死韓侯在，  
貌近虞凶事更明。

不說韓信不殺鍾離昧，且說帝早朝。果正與羣臣議事，忽  
左右來報，有一人告稅密事見帝。帝召相見其人，近帝前  
奏曰：韓信自封楚之後，奪民田以葬父母，陳兵馬以擾郡  
縣，隱藏楚亡將鍾離昧，不行出首，久懷異志，實欲謀叛。臣  
體訪的實，星夜飛報陛下，請陛下急早除之。帝聞奏，召陳  
平等曰：韓信恃功妄作，此時本欲據齊以圖大事，後因改  
封于楚，心實怨謫。今觀隱鍾離昧，不行投首，愈見有謀叛  
之意。羣臣聞帝言，各奮然要領兵往擊之。陳平因進言曰：

不可。韓信非他將，可比所居之地，正當淮蔡之衝，帶甲數  
十萬，倘一生變，其勢不可當。豈特項王之強而已哉？汝諸  
將一時不平之氣，欲與韓信爭衡，吾知不戰則已，戰必取  
敗。帝曰：如先生之言，當何以處之？平曰：以臣愚見，韓信當  
以智擒，不可以力取。帝曰：其智安在？平曰：臣有一計，不動  
干戈，使韓信束手就擒。陛下自然銷將來之患，未知其計  
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陳平必乘間害人，無一委曲周旋，何以得保首領？恐不  
有人禍，必有鬼責。

漢高帝偽遊雲夢

却說帝問計于平平曰韓信變詐百出人不可測以臣愚見惟陛下偽遊雲夢可以擒信耳蓋古者天子按四時巡狩隨東西南北各有所適以觀民風陛下命駕出遊雲夢會諸侯于東楚西界傳制如出巡有不至者命將統兵伐之韓信聞陛下駕幸東楚必出郊候駕待謁見之時陛下隨令武士擒之此特一人之力耳不尤勝于諸將勞師動衆以決勝負耶帝聞平言甚喜乃降詔告東路諸侯朕于庚子六年冬十二月駕幸雲夢會諸侯以省方觀民欲采四方風俗著爲令典以示天下如有不至者命將統兵征

討帝乃領文武羣臣出離咸陽至陳蔡英布彭越等自東路迎接漢帝不題有韓信聞帝詔旨與左右計議曰前日隨何傳說漢王知我隱藏鍾離昧有人讒言害我欲殺鍾離昧以塞人口我念鍾離昧乃故舊不忍知害不意帝出遊雲夢倘知我隱藏鍾離昧決疑我有他意不若還依隨何之言殺昧以見帝庶解帝疑而塞人言也于是到後花園見鍾離昧備說漢帝出遊雲夢恐知汝在我處決疑我與汝交通不惟無益于汝亦無益于我今欲殺子以獻于帝前以釋我罪此出于不得已也汝亦不可怨恨昧曰將軍不可自誤今日殺吾不日卽隨手殺將軍前日之言非

給將軍也。信曰：寧帝負我，我決殺汝以義。我無叛心也。昧乃大罵曰：勝夫何乃無情如此！全不念我昔日之義，恨我不見汝死之日耳。遂引刀自刎而歿。後史官有詩曰：

芝蘭氣味別君子，交相親松栢凌霜操。君子日與隣，豈若薄情子相愛。原非真富貴，同繁花生春一朝。遇患難，惟知全吾身，反面忘大義。利刃傷至仁，其如君子交骨肉，與相狗，千載永不忘。至歿不可磷。

却說鍾離昧自殺，韓信遂將昧首前來。雲夢見帝，帝曰：鍾離昧隱藏許久，見我出游雲夢，事機已露。然後來見非汝本心殺昧也。喝令武士將韓信縛了。韓信大叫稱屈。帝曰：

汝如何稱屈？信曰：臣乃陛下開國功臣，無罪而縛之，豈不是冤屈？帝曰：汝葬父母而侵奪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怨聲載道，非所以藩屏王家，其罪一也。無事陳兵出入，以示威武，使四方見之者莫不寒心，其罪二也。鍾離昧為楚臣，爾無故隱藏在家，意圖為心腹爪牙，其罪三也。有此三罪，反狀已露，以此縛汝。汝復何說？信曰：葬父母，陳兵出入，皆鍾離昧三事，皆有分解。臣昔布衣時，最貧窘，父母逐起造墳墓，相隣民地，修築墳垣，未免少為侵占。臣初不知非敢有意侵奪之也。陳兵出入，非敢無事擾民，蓋為陛

下初得天下楚之餘孽尚在若不示其威武則人心不知  
畏懼恐復生亂臣時常領兵出巡正欲爲陛下除殘賊以  
安地方耳鍾離昧與臣舊交甚厚臣在楚時項王屢欲殺  
臣深得昧救免臣不敢背德以此隱藏在家正欲面見陛  
下開陳其賢欲期留用今聞陛下聽信讒謗遂不得已殺  
之投見陛下臣無他意何爲有罪帝曰汝昔日伐齊不顧  
酈生說降之功必欲矯詔得齊而求假王汝意已有擅專  
之僭後我被楚兵圍困成臯屢次求救汝坐觀勝負畧無  
救援之意既改封于楚終日怏怏不樂汝心反復不定終  
必作亂今我出巡雲夢知汝必來相見就此擒之汝有何

說信聞帝言乃長歎曰誠如人言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帝聞信言尚  
猶豫不決遂收楚王印仍縛于車後後史官有詩曰

築壇拜將成何濟破楚封王事已虛堪歎韓侯知識淺  
何如范蠡五湖居

帝車駕行至雲夢離三十里天色漸晚帝下車乘白龍馬  
按轡行到一大林方入林忽龍馬咆哮不入帝曰龍馬咆  
哮想林中必有刺客急令樊噲帶百人入林探看噲入林  
搜尋見一壯士年近三十彎弓帶箭藏于林中噲即捉住  
見帝帝曰汝何人在此隱藏其人曰臣卽所封少年否乃淮陰一少年蒙

楚王韓信厚恩昨聞陛下不知因何罪縛信以此藏于林中待信過欲劫奪之耳帝曰汝非劫信實欲射我幸賴龍馬示驚未遭汝害若我誤入林中必遭毒手矣令左右擊死左右舉金瓜將壯士打死後人有詩曰

張良空擊秦始皇為韓報讐壯士亡少年何事林中藏  
一籌未展徒遭戕少年感恩終不泯奮身豈惜萬乘強  
君不見項王徒養八千士楚歌一曲皆徬徨少年激烈  
似非智一心圖報真忠良至今淮下有孤塚令人見之  
猶悲傷

韓信在車後聞少年藏林中被害甚悼惜于是帝車駕宿

翟陽次日啟行過洛陽抵門中群臣朝見畢大夫田肯上

言曰陛下得韓信治關中以成不世之業其功甚偉乃聽

此番話必不可少

人言為遊雲夢械繫信以歸臣見之不敢諱且關中乃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向下而臨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地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秦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二國皆信之功今陛下坐享秦土他日皆封親子弟以為齊王却乃聽人言而欲誅信臣以為陛下甚寡恩也帝曰大夫之言誠為有理但信久懷異志恐終為亂

朕心不能無疑田肯曰陛下如疑信但使住居咸陽不假兵權則自然無他慮矣帝從其言即差人押韓信入內當時釋放復面諭曰將軍自背楚歸漢朕築壇拜將付以重任朕待將軍不薄後封齊改楚受封王爵報功之典可謂甚厚不意將軍乃蓄養楚臣意在他圖今繫縛于此本欲重處念開國元勳姑免其罪仍封為淮陰侯隨朝聽候如委曲殺之也果洗滌舊行赤心報國尚照王爵封賞決不負將軍破楚之功韓信遂謝恩出朝悒悒不樂稱病不朝蓋羞與絳侯等同列也自此帝在咸陽無事命叔孫通典禮蕭何定律立宗廟社稷朋劉盈為太子帝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

子之禮太公左右家令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帝雖為人子乃天下之主太公以一家論之則為父子以國家論之則為君臣豈可以人主而拜臣下耶太公始悟失禮遂于一日帝朝見時太公擁笏立于門側帝見之大驚急扶太公曰大人何乃行此禮耶太公曰帝人主也豈可以我一人而亂天下之法乎是帝命群臣議尊太公為太上皇頒詔曉告天下

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



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

太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此語出于文章正宗

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群臣各種賀帝設筵宴燕會群臣忽有大使來報馬邑縣令差人飛報聲息言說韓王信因匈奴攻急遂帶本部人馬同謀反侵占太原白上白上地名在上郡曼邱臣王黃等議立故趙將趙利為王聚兵二十萬捨虜郡縣民不安生乞請陛下發兵勦除帝聞奏急召陳平等會議有要調臨近兵馬會同截殺又有要遣將徑往太原征討眾人紛紛相議

未定帝曰汝等所見未足以制服羣兇朕須親統大兵到彼調取各路人馬攻擊庶得直搗北地使賊寇無復猖獗矣未知御駕親征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偽遊雲夢非信也改封奪印非禮也誅戮有功非仁也疾之已甚非智也親統大兵非勇也漢高之待韓信無一可取然韓信請王遲援攻齊藏昧不識君臣大義徒長于用兵耳

